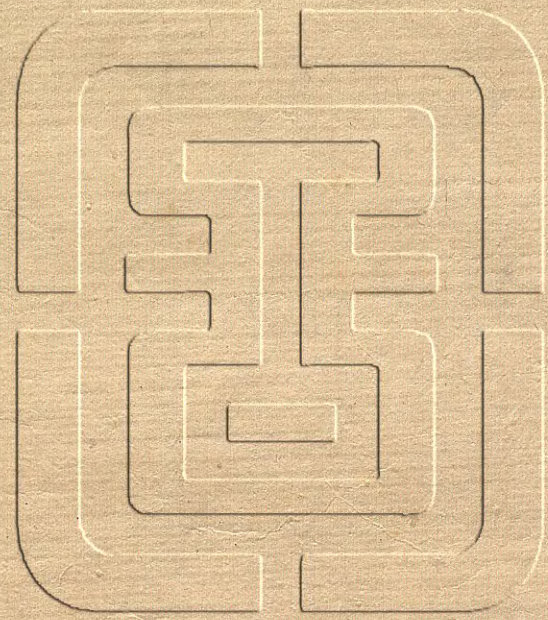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古 130
854.1
印-3





金石萃編卷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

魯孝王石刻

石高一尺五寸廣二尺三寸二分行十三字
後刻高德奇記正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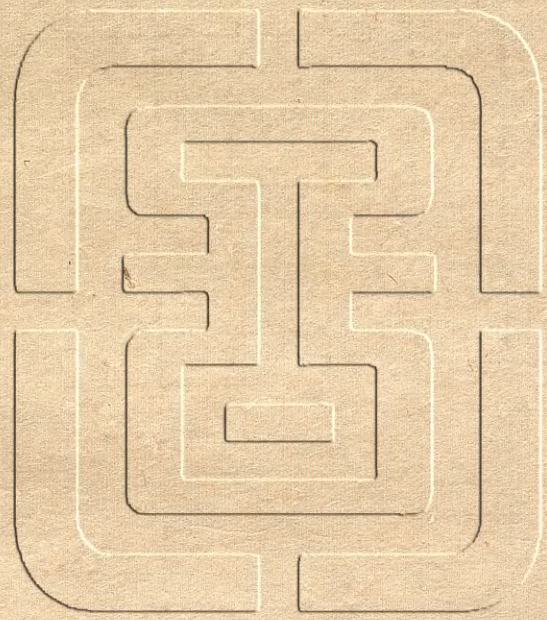
五鳳二年曹世四年六月四日成

魯靈光殿基西南世弟曰太子釣魚池蓋劉餘以景

帝子封魯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 詔修

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刻有文

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號也又曰魯世四年六月四



金石萃編卷五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一

魯孝王石刻

石高一尺五寸廣二尺三寸三行十三字
後刻高德裔記正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又鳳二年魯世四年六月四日成

魯靈光殿基西南卅步曰太子釣魚池蓋劉餘以景

帝子封魯故土俗以太子呼之明昌二年 詔修

孔聖廟匠者取池石以充用土中偶得此石側有文

曰五鳳二年者宣帝時號也又曰魯卅四年六月四

日成者以漢書考之乃餘孫孝王之時也西漢石刻
世爲難得故予詳錄之使來者有考焉提控修廟朝
散大夫開州刺史高德裔曼卿記

魯孝王刻石今在孔子廟中五鳳二年者漢宣帝有
天下之年也魯卅四年者魯孝王有國之年也上書
天子大一統之年而下書諸侯王自有其國之年此
漢人之例也三代之時侯國之爲史者則但書本國
之年而不書天子之年春秋隱公元年者何自魯人
書之也泰誓十有三年者何自周人書之也漢時
諸侯王得自稱元年漢書諸侯王表楚王戊二十一

年孝景三年楚王延壽二十二年地節元年之類是
也淮南子天文訓曰淮南元年冬者淮南王安始立
之年也注者不解乃曰淮南王作書之元年又曰淮
南王僭號此殆未讀史記漢書者矣又考漢時不
獨王也卽列侯於其國中亦得自稱元年史記高祖
功臣侯年表高祖六年平陽懿侯曹參元年孝惠六
年靖侯竈元年孝文後四年簡侯奇元年絳侯世家
上言侯廷德十三年下言元鼎五年是也呂氏考古
圖周陽侯甌鍍銘曰周陽侯家銅三習甌鍍容五斗
重十八斤六兩侯治國五年五月國鑄第四呂大臨

曰侯治國五年者自以侯受侯嗣位之年數也文選
魏都賦劉良注文昌殿前有鐘其銘曰惟魏四年歲
次丙申龍次大火五月丙寅作蕤賓鐘魏四年者曹
操爲魏公之四年漢獻帝之建安二十一年也

金石
文字

按德齋題記以此書爲石朱竹垞曝書亭集則云五
鳳二年博一山嵌曲阜孔廟前殿東壁篆文一行志
博埴之歲月則又以爲博又其書極古質今雖模糊
然斷是籀不是篆竹垞竟曰爲篆皆不可曉

王澐竹
雲題跋

錢竹汀云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則五鳳二年

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方綱按魯共王餘以孝景二
年立爲淮陽王二年徙魯二十八年薨此魯共王餘
之二十八年者漢武帝元朔元年也史表書曰元朔
元年安王光嗣四十年薨則是安王光未逾年改元
也準此度之則孝王慶忌自必亦以未逾年改元矣
旣以元朔元年爲安王光之元年則自應以征和四
年爲孝王慶忌之元年而自征和四年計至五鳳二
年正是三十四年矣史表書曰後元元年孝王慶忌
嗣者據各國赴告之文書之非孟堅之失也蓋孝王
上承安王之制未逾年改元而其赴告於朝則曰後

元元年嗣位若逾年改元也者此或魯國臣下諱言未逾年改元而爲此赴告之詞漢朝未能核正之耳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

按漢書諸侯王表魯孝王慶忌以後元元年嗣三十七年薨則五鳳二年當爲孝王之三十三年與石刻不合予因取表與本傳反覆校之如魯共王餘以孝景二年立爲淮陽王二十八年薨表與傳並同計其薨年當在元朔元年而表乃以爲安王光之元年表稱文王峻十九年薨而傳作十八年則魯諸王嗣封年歲史文固多牴牾此刻出於當時宜得其實也

潛研

堂金石文跋尾

按此石以金明昌二年出土蓋章宗明昌元年三月詔修闕里孔子廟二年春興廟工據後方記乃知提控修廟者卽高德裔也靈光殿搆于景帝之子共王餘此石乃餘孫孝王慶忌時刻不知其所用金石錄補謂周亮工官山左時有人翻刻此石易原石而去亮工所得拓本較俗本迥異今審石本古質可愛定爲原刻其說蓋未確也近人高鳳翰嘗鈎摹舊拓本餘姚張氏鐫之于木字畫譌誤殆無足取

鴈足鐙款

鐙高六寸其槃圍一尺五寸建昭至故家四十五字旋于槃下今陽平十三字六行橫列槃側後大廚三字在底之側

禮照三國志三輔圖內尚書銅鴈足鐙重三斤六兩漢書佐博齊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

中宮內者

今陽平圖畫一重三陽朔元年賜

寧亦戲

建昭三年考工三輔為內者造銅雁足鐙重三斤八兩護建佐博齊夫福掾光主右丞宮令相省中宮內者弟五 故家

今陽平家畫一至三陽朔元年賜

後大廚

乙巳秋陝西按察使王述菴祖札來以所得漢銅鴈足鐙款文拓本見寄或云此鐙即揚州馬氏家所藏厲樊榭詩所詠也予按其文與樊榭所詠馬半槎藏竟寧元年之鐙迥不相同其非一器無疑且以證予曩辨樊榭釋文之誤所益為不少矣 薛尚功鐘鼎款識載漢銅雁足鐙二行鐙二內者鐙一鹿盧鐙一耿氏鐙一其款文皆止年月一條未有更起年月為二文者獨是鐙造於建昭三年賜於陽朔元年一器

之中有西漢文二焉尤重可寶也 後大尉三字著其度置之地故家二字著其所賜之家此二文蓋皆陽朔元年所補鐫也詳驗故家二字筆如鐵絲亦與首文微有不同 予今得王述菴所寄建昭三年一鎧拓文以半槎所藏鎧拓本形模尺寸比較規圓相去不遠而建昭一鎧其盤樣徑圍視竟寧者稍弱耳固知竟寧之鎧三斤十二兩建昭之鎧三斤八兩無可疑也若依樊榭所釋四斤十二兩則二器不應如此懸絕致使後人必有疑漢世權量不符者矣又漢世官名有卒史而無衣史且此字拓本尙極分明是

卒字也此器之文凡五十一字而樊榭所釋乃誤其四可不慎乎且鎧槃下刻字記年與工名者第可謂之款識亦不得謂之銘 戊申冬述菴調江西布政使予適以試事在南昌借此器來諦觀古光凝澤槃仰底覆中承以脛下卓三趾以建初尺度之其槃凡爲圓二重外一重圍徑五寸內圍徑二寸其周輪高八分厚一分底橢而微長前近趾處微寬後近跟處微殺橫度之則前寬三寸一分後二寸六分也通計高六寸云以今營造尺度之通高四寸四分耳然此款文云重三斤八兩而以今權權之重一斤八兩則

漢權之較今權殺不及半而漢度之視今度殺不及
十之八此予親見其器而得其權度之槩如此者

兩漢

金石記

案元帝建昭三年造此器至成帝陽朔元年始賜陽
平家陽平王鳳也鳳以永光二年嗣父陽平頃侯禁
歷二十四年薨則銘云陽朔元年鳳于是時實被賜
也考工二輔古者物勒工名制器之不苟如是漢有
書佐今云律佐亦史闕文

武億授堂金石跋

案隸銘所云漢書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
更名爲考工中書謁者黃門鈞盾尙方御府永巷內
者宦官八官令丞皆屬焉漢時制器有屬尙方者世
傳尙方鑑尙方劍尙方故治帳構銅三輔黃圖所稱
作室上方工作之所是也有屬考工者臣瓚所謂冬
官爲考工主作器械元康鐃斗所識考工工賢友及
此器是也內者名附見少府下甘泉鐘內者字凡二
見外戚傳稱許廣漢女嘗爲內者令毆侯氏子婦王
莽傳天鳳元年莽欲行巡狩之禮詔內者行張坐卧
師古注宣帝紀內謁者郭穰曰百官表云內者署屬
少府是內者卽內謁者省文黃圖云署在未央宮續
漢書云掌宮中步帳褻物薛儁功云內者有令丞奄

人之職知漢時服御器物皆由內者傳宣銘故云爲
內者造兼以避至尊也護建佐書無明文綏和壺有
護級掾元康斗有建護長疑當時鎔冶之職隨時而
設故第見于諸器嗇夫之名不一外戚傳有暴室嗇
夫張釋之傳有虎圈嗇夫韓延壽傳高陵有縣嗇夫
王莽傳宗祝卜史官皆置嗇夫佐齊安爐有與官嗇
夫元康斗有繕作府嗇夫當時在在有此職故表不
遍載右丞宮令屬衛尉銘末云省者卽士林鼎監工
之義綏和壺曰寶省太官壺曰永省元康斗曰義省
其旨同曰輔曰博曰福曰光曰相者所謂物勒工名

以考其誠其例較周秦爲尤備已篆銘所云陽平家
者鐘鼎款識有周陽侯家鍾武安侯家鈔西漢多此
稱謂案恩澤侯表陽平侯有二陽平節侯蔡義昭帝
元平元年封以宣帝本始四年薨陽平頃侯王禁元
帝初元元年封永光二年敬成侯鳳嗣成帝陽朔三
年釐侯襄嗣又孝成帝紀卽位以元舅侍中衛尉陽
平侯王鳳爲大司馬大將軍領尙書事陽朔三年秋
八月丁巳大司馬大將軍王鳳薨據銘所云按之宣
帝紀詔賜丞相陽平侯義者時爲不合而鳳之沒又
在陽朔三年洵爲王氏所刻無疑矣外戚傳載王氏

之盛自鳳始成帝特重懿親斥先世之器以遺之銘
云畫一至三是所賜不止一器而鳳遂鏤識以榮君
賜後大廚三字刻以志所藏之地猶孝成鼎言長安
廚好時鼎言供廚金也飾以雁足初始宣帝時鍾鼎
款識有黃龍元年造者一永始四年造者一邗江馬
氏有竟寧元年造者一

趙魏
跋

大泉五十范

面徑四寸底三寸七分
左右列大泉面背各二

介命五十

新莽閏位特重錢法錢凡六品刀凡二品布凡十品

既而以剛卯金刀合劉氏文乃禁佩剛卯除刀錢以
大錢小錢二品並行防民盜鑄挾銅炭者入鐘官其
時鼓鑄多故至今猶有存者若大錢范竊疑排纂譜
錄圖志諸家或未之見也范形正方中央輪郭四其

二有文曰大泉五十

曝書
亭集

按錢范之稱不見于古舊唐書作錢模與范同義
說文范法也通俗文云規模曰范漢書食貨志王
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大
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小錢徑
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

一十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貨六品直各如其文此即大錢之范以今所存莽錢較之大小分寸悉合前代著錄家如洪遵董道諸人皆未之見也兩漢金石記載大泉范有四器底皆有字一曰宜泉吉利一曰吉利史方一曰大吉十曰金錫而此器底平無字別是一種蓋錢貨六品中大錢鼓鑄最多於此可見

孔林墳壇石刻二種

一橫廣七寸八分高六寸四行行三字

祝其鄉壇口口攝二口二口禮

祝其卿壇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一橫廣九寸五分高六寸五分四行前二行行三字後二行行四字今並在曲阜縣孔廟

上谷府卿壇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上谷府卿壇壇居攝二年二月造

墳壇者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以祀之兩漢時皆如

此錄金石

趙氏有居攝墳壇刻石二其一曰上谷府卿墳壇一

曰祝其卿墳壇皆居攝二年造趙云上谷郡名祝其

縣名王莽時官名曰易史家不能盡紀不知府卿祝

其卿為何官予嘗於廣漢屬國造橋碑論之矣應劭所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漢隸有吳郡府丞武開明碑而武榮碑中稱之曰吳郡府卿又沈子琚緜竹江堰碑云縣丞王卿則居攝墳壇所刻乃上谷府丞祝其丞也予未獲此土碑因說王莽候鉦故并及之

洪适隸續按隸釋蜀郡屬國卒通達李仲曾造橋碑跋云漢志屬國置都尉一人丞一人又注引應劭云大縣有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小縣一丞一尉者命卿二人

終於吳郡府丞其子榮碑中書為吳郡府卿沈子琚碑有云縣丞健為王卿諱某字季河據史及碑則漢人蓋有稱其丞為卿者此題不顯題辛君為都尉而謂之明府則季君稱卿蓋是屬國丞也又隸續南安長王君平鄉道碑跋曰碑有丞什加王卿尉緜竹楊卿姓名應劭云小縣一丞一尉所謂卿二人此碑丞

尉皆稱卿
與應說合

一石龕龕椁四圍而鑿其中刻之於內祝其卿龕崇
一只廣二尺厚一尺五分其龕崇二以為鑿崇以其
三為兩椁之崇十分其龕廣五而殺之以為鑿廣鑿
廣五寸五分餘以為椁廣三分其椁廣一在左二在
右以置其鑿弦鑿於龕上下中也以其厚之弱為之
鑿深上谷府卿龕崇與廣厚如祝其之數惟鑿廣十
分其龕廣而三之六寸也他形制從同同在曲阜縣
孔子墓前雍正十年廟宮陳百戶移置孔子廟西齋
宿所

金石
圖

張墳曰祝其繇東海郡新莽天鳳改名曰猶亭山此
 在居攝時故猶曰祝其非左傳杜注夾谷即祝其繇
 泰山郡之萊蕪者也方綱按漢志祝其繇東海郡下
 泰山郡則無之蓋左傳之祝其非漢之縣名矣
兩漢金石記

近有以卿作鄉者謂漢時官制有鄉侯亭侯此省一

侯字不知二篆實作鄉非作鄉也古人省字義原顯

明若鄉侯省侯字而止曰鄉則不詞矣
山左金石志

趙德甫首著錄跋此不知府卿祝其卿為何官洪氏

推為即府丞縣丞
水經注載陽嘉三年碑云府卿規基經始予以丞卿漢

人通名之故蓋亦有自周官太宰立其兩註兩為兩

卿鄭司農云兩為兩丞疏以其兩卿丞副其長先鄭

以後代之官况之故云兩丞也然則丞卿品秩皆相

比從古則云卿依漢制則云丞近人為文好用古官

名稱知府曰太守知州曰刺史亦猶是也若漢南安

長王君平鄉道碑丞什加王卿尉綿竹楊卿此又丞

與尉並得云卿矣趙氏又云古未有土木像故為壇

以祀之案宋玉招魂所言像設居室及抱朴子云汲

郡塚中書言黃帝既仙去其臣有左徹者削木為黃

帝之像帥諸侯朝奉之故司空張茂先撰博物志亦

云黃帝仙去其臣思戀罔極或刻木立像而朝之據此則像設用土木古已有是矣

授堂金石跋

開通褒斜道石刻

石橫廣一丈二寸寬前段三尺二寸五分中段四尺五寸後段五尺五寸共十六行行五字至十一字不等今在褒城北石門

孔平六幸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大冢鉅鹿鄙君部掾治級王廙史苒茂張申韓岑芳興功佗大冢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佗橋格六百卅三口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郡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口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凡卅六萬八千八百

附宋晏袤釋文及碑陰題記

漢鄙君修褒斜道碑字

南鄭令晏袤釋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走二千六百九十人口通褒余口太守鉅鹿鄙君部掾治級王宏史苟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口口楊顯將隕用始作橋格六百二十三間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凡用功七

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五世六萬九千八百四器用錢
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
至京師去就安隱

漢中郡太守鄒君修橋格碑壹百五十有九字漢明
帝永平六年刻於襄余谷中其紀踰先已官鐵盆銘
一歲紹熙甲寅三月甲子南鄭令晏表以堰口口口
褒谷獲此刻於石門高崖險側斷崖中先是癸丑夏
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字畫始見口鑿奇到古畜有
餘與允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蕭古嚴正觀之使
人起敬不暇咎高皇帝興王漢中出轂入秦道由子
午塗路並躋自秦取蜀之石牛澗廟通石所史雖不
書而帝建寧元年衡宜掾仇審頌太守李翕郡閣碑
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石門雖基於秦
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
鑄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以詔
書鑿通石門又獲而廣之通道矣又十一年至安帝
永初元年西夷復殘橋梁斷絕復循子午凡十五年
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袁余
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

載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陵二千六百九十人關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鄧君部掾治級王顯史前茂張宇韓峇弟異功佐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作橋閣六百廿三大橋又為道二百又十八里九年四月成就刻石紀之器錢粟火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步惜乎崖廂碑斷字有亡闕今所鑿棧道石窺具李迺和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鄧君楊君治閣道於六年癸亥歲而王允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已不及此橋格事今乃遇口壺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物之顯晦蓋有定數如此鄧君楊君為民興此閣道三年而後成曾不諱勞而史逸其名非苔蘚封護至今必為風雨所剝其名隨天摩滅矣敬書碑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有六日臨淄晏衷書

宋紹熙甲寅帥章德茂始得此刻故婁氏字原載之而隸續不及載也 晏所題記之前拓本尙隱隱有字蓋別有晏所釋文一段也所謂九年四月成就云云者當是其釋文之末一行而今拓永平刻文止有一百廿四字較之晏所記者一百五十九字尙少其三十五字又以今所見釋文末一行得見其末之十有七字則尙少其十八字然晏記中又尙遺失原文

數字而以卅為廿又引楊孟文石門頌出散入秦語
 作出叢入秦亦誤也晏既謂此文刻於永平六年又
 云九年成就所以婁氏字原載此刻云永平九年立
 此則非拓得其全文不可而今此拓本亦已艱致無
 由而臆斷之或婁氏九年之說有所据依耳 郗君
 不著其名廣韻漢有東海太守郗熙古今姓氏書辨
 證云因官居焉望出東海者也橋格卽橋閣字然閣
 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為正也 兩漢
金並石
 記

右碑歐趙洪三家俱未著錄宋紹熙末南鄭令臨淄
 晏表始得之為文記其事然其地崖壁斗峻落薛阻

深自晏令作記後六百餘年罕有津逮而摹搨者今
 巡撫畢公撰關中金石記乃搜訪而錄之文字古朴

東京分隸傳於今者以此為最先焉郗本晉邑以邑
 為氏郗君惜未詳其名字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開通褒斜閣道摩崖字徑三四寸體界篆隸之間甚
 方整而長短廣狹不一余所見漢人書若諸城縣著

內延光四年刻石亦此類也其文共計一百二十四
 字合之宋晏表所云一百三十九字共少十一字富

是所紀歲月也表文中似又有永平九年四月字樣

或此剏始于六年成于九年後刻此石也中褒斜作

余橋閣作格並古字通

關中金
石記

按是刻昶官陝西時所拓從前著錄家皆未見之
磨崖後有宋晏袤釋文并題記晏所釋全文可讀
知今本後尙有三十餘字爲工人遺拓蓋鄯君受
詔興工在永平六年迄九年四月始成就也兩漢
金石記云晏記前尙隱隱有字九年四月當是釋
文之末行是翁氏僅見題記而不見釋文疑所謂
九年四月者卽晏所題年月故所撰年月表次此
碑於永平六年耳褒斜道卽今之褒城據縣令倪
學洙云自褒城而西南凡三百餘里懸崖絕壁漢
唐題字隱見於叢莽間連綿不絕蓋宋以前路通
興元棧道俱在山半故漢唐遺迹最多今棧道移
而漸下遂不可摹拓矣又韓城朝邑河東山壁上
石刻亦多而石淙南北摩崖尤不可勝紀又族弟
啟昆云嘉陵江南北山壁上題字亦數百處然此
種石壁古苔雜樹斫伐爲難必須長梯巨架所費
不支并恐工人顛墜多傷民力皆未能羅致也并
書于此以告後之訪碑者

慮僂銅尺

尺寸如其器今在
曲阜衍聖公府

憲廟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憲僥銅尺建初六年八月十五日造

國子監博士孔尚任字東塘曲阜聖裔博雅好古丙

寅丁卯間從故工部侍郎孫岷瞻在治下河在江

得漢銅尺一上有文字曰憲僥云云孔自作漢銅尺

記周尺攷周尺辨三篇極精核王士禛
居易錄

建初銅尺與周尺同當古尺一尺三寸六分當漢末

尺八寸與唐開元尺同當宋省尺七寸五分當漸尺

八寸四分當明部定官尺七寸五分弱當今工部尺

七寸四分當今裁尺六寸七分當今量地官尺六寸

六分當今河北大布尺四寸七分孔尚
任跋

孔東塘云漢章帝時治道舜祠下得玉律以為尺與

周尺同因鑄為銅尺頌郡國謂之漢尺此或其遺歟

又引郎瑛云劉歆銅斛尺後漢建武銅尺與周同自

注云建初間得周玉律以為尺謂之後漢官尺疑其

非漢武也按隋志列十五尺一周尺即劉歆之銅尺

建武之銅尺祖冲之之銅尺荀勗令劉恭所造之尺

謂之晉前尺者是也二晉曰父玉尺則世說所稱田

父於野中得周時玉尺者也此比晉前尺為一尺七

釐矣四漢官尺卽以文學奚景所得舜祠下玉尺而
度之與始平尺同此則比晉前尺爲一尺三分七豪
未嘗明言得周玉律以爲尺謂之漢官尺也玉海所
云相傳謂之漢官尺是後人謂之非漢人自謂也然
建武銅尺卽晉前尺漢官尺卽晉始平尺今所見建
初此尺則固可據以證建武及周尺者耳 後漢書
郡國志慮僂糝并州太原郡前漢地理志注師古曰
音廬夷建初六年爲章帝卽位之六年辛巳上距建
武五十餘年矣然予嘗準此尺以度王莽時貨布及
漢時諸器無不吻合者以此知建初尺與劉歆尺建
武尺皆不相遠而周尺之制亦可因以類推明矣
曲阜桂未谷馥云許祭酒鄭司農尙不能定周尺沈
冠雲乃居然據以分田制祿殊爲武斷江寧周幔亭
架云曲阜孔氏所弄銅尺重今廣法平十八兩面廣
準此尺一寸側厚準此尺五分與沈冠雲周官祿田
考尺同沈卽以此爲周尺且云沿傳十五等尺較之
當以此爲真周尺一切周官分田制祿悉以此推用
矣愚按二君於沈氏之說疑信不同蓋稽古以闕疑
致慎爲主桂君之言自不可廢然沈冠雲著周官祿
田攷所繪古尺圖實與此建初尺無二冠雲云右圖

摹宋秦熹鐘鼎款識冊所載冊又載尺底篆文鈔云
一周尺漢志鎡歆銅尺後漢建武銅尺晉前尺並同
按高若訥依隋志定十五等尺第一爲周尺卽此也
蓋此於後人所定周尺中爲近古且最著云愚按冠
雲所摹初非此建初尺而今驗其圖正相合則建初
尺之卽建武尺尤爲足信矣

兩漢金石記

按隋書律志載漢尺凡三一王莽時劉歆銅尺一
後漢建武銅尺一漢官尺實比晉前尺一尺三分
七毫蕭吉樂譜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史奚景於洽
道縣舜廟下得玉律度爲尺今聖府所藏造於建
初六年或卽用奚景所制未可知也梁武帝鐘律
緯稱祖冲之用古尺較今尺一西京銅望臬一金
錯望臬一古臬一建武銅尺惟西京望臬微弱其
餘皆同荀勗晉前尺祖以莽時貨臬依漢書食貨
志尺寸積十枚校驗此尺適合十寸知後漢之尺
與莽尺無差矣王制云周人以八寸爲尺蔡邕獨
斷夏以十寸爲尺殷以九寸爲尺周以八寸爲尺
是三代度量不相沿襲鐘鼎款識謂周尺與建武
尺同友人沈彤用秦熹所撫計算周官祿田多與
古制合者此尺校建武尺豪釐無爽則亦與周尺

同也得周尺而夏殷之尺可以攷見矣昶嘗謂度量權衡皆有所起而莫不應黃鍾之管故漢書律歷志云度者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爲黃鍾之長一黍爲一分周宣帝時達奚震等議稱嘗以上黨羊頭山黍依漢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數滿尺實於黃鍾之律須臾乃容若以中者累尺雖復小稀實於黃鍾之律不動而滿計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於鐵尺終有一會且上黨之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員重用之爲量定不徒然正以時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異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按許慎解秬黍體大本異於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滿尺卽是會古實籥之外纔剩十餘此恐圍徑或差造律未妙就如臧動取滿論理亦通宋鄧保信縱累百黍定爲樂尺丁度等言據保信黍尺二其一稱用上黨秬黍員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合黃鍾管內秬黍千二百粒以黍長爲分再累至尺二條比保信元尺一長五黍一長七黍又律管黃鍾龠一枚容秬黍千二百粒以元尺比量分寸畧同復將實籥秬黍再累者按

之卽又不同朱載堉律學新說又云累黍有三法
曰橫黍一黍之廣爲一分曰縱黍一黍之長爲一
分曰斜黍非縱非橫而首尾相銜近胡彥昇樂律
表微辨之云劉芳依漢志以一黍之廣爲一分卽
橫黍之說公孫崇變古以一黍之長爲一分卽縱
黍之說元匡更出己意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
取一分乃是用一黍半周之廣爲一分初無斜黍
之說據此言之則累黍一事從無定準良由古法
鮮傳真黍難得且黍亦未必定中者卽有中黍亦
復稀稠不齊難于考驗故衆說紛紜若是善乎朱
載堉之言曰上黨秬黍佳者縱累斜累橫累皆與
大泉合得此等佳黍然後可用若或不滿九枚錢
之徑者慎勿誤用歷代造律而致樂聲焦急其失
坐在黍不佳也世有深明樂律之原者訪得羊頭
中產積累求之使無毫釐差忒以按古制庶不惑
于繆悠之論乎因著錄是尺輒攷前人異同說畧
于此以俟復古者擇焉

王稚子二石闕

二石下闕存高四尺五寸廣一尺一
寸碑陰宋人題記殘字一行正書

漢故充州刺史名

令王君稚子之闕

一高廣與前闕同舊並
在新都縣此闕今亡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紉公王

君稚子闕

闕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

□□□□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

闕下

右雒陽令王稚子二闕王君名渙其字稚子廣漢鄴人也東漢循吏有列傳渙舉茂材歷温令宛州刺史侍御史洛陽令以和帝元興元年卒今成都新都縣有渙墓此墓前之雙石闕也趙氏云本傳稚子嘗為温令而碑作河內令乃史之誤其說非也温者河內之邑河內是郡名無令也碑云河內縣令者以郡為尊蓋謂河內之縣令爾即温也先靈之稱它碑所無碑中縣字反系作線洪适
洪适
洪适

崇禎十三年太倉黃翼聖知四川之新都縣余案隸釋以二闕字屬之至十七年解縣事歸出此為贈云二闕已橫卧榛莽中各失其下半截矣此後四川兵戈雲擾人煙斷絕正不知二闕尚存否也洪趙所藏二闕俱有全文故知其名渙歐陽所藏止刺史一闕而又失去王君下二字遂不知為何人止據雒字去水加佳為光武以後字定為後漢人耳苟非洪趙兩君子則今之見二闕者何從知其為稚子哉丁酉正

月顧苓記黃易小蓬萊閣金石文字

漢王稚子石闕載洪趙二錄甚詳崇禎庚辰余之官新都卽古郫縣道傍二闕儼然在焉癸未余量移彰南命工搨數本以歸中間殘闕共十一字據葛君常云吳中藏本皆同其漫滅自何年已不可攷矣歲次屠維大淵獻如月望日攝六老人識同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高一丈五尺闊三尺厚二尺五寸字徑三寸五分東向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金石圖雍正九年沒於溝水中

新城王文簡秦蜀驛路後記所錄西闕正面曰漢故

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隸書其陰曰西漢循吏云云

行楷直下書又云石闕闕字中畫已失之矣然此陰

以今拓本驗之乃是維陽令一闕之陰非河內縣一

闕之陰也文簡蓋偶誤記耳兩漢金石記

拓本楷書二半行乃王稚子闕之陰殘字也 國朝

成都通判陳耦漁祥裔蜀都碎事載此文劉涇所爲

也今錄於左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

吏稱王稚子葬于郫縣卽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

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二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勢參峨嵋氣凜雪山蓋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以幸教髣髴而至有未及者其不遑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扉石筭漢石室石柱石闕凡物五若犀笋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尹蒲陽蔡公爲稚子作屋書榜以昭昏昏按闕面有繇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顧陸并以告來者

此文以今所得殘拓本依其字數度之當是十一行行二十三字也東都事略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熙寧六年進士元符末除職方郎中卒有前溪集爲

米元章畫友

同上

王文簡所記王稚子二闕此其東闕也云此闕下方上銳疊石如累碁其巔如蓋覆之望之如宰堵波狀疊石凡五層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馬五層師子也又記後人題字今錄于此

宛丘李昇符季士宏鄒詹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龍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戢岷

江張剛汴西馬中行同迓大尹清源口行楷橫書
在第三層

唐安張察先至

紹興八年秋入口伯疆口漢同徠八分橫書
在第四層

建安吳棫口赴鎮明年二月口皆謁漢循吏王口城

東秉同之激口行書直下
在第五層

若渾筍與桂口也於是新都口大尹莆陽口桂恐是
桂之訛

渾當是犀
行楷
書直下在第五層

金石錄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嘗為温令

而石刻為河內令者蓋史之誤渙以元興元年卒然

則闕蓋和帝時所立也朱竹垞云漢書河內郡有温

縣無河內縣所謂河內縣令者謂河內郡之縣令也

史未嘗誤方綱按洪氏隸續已云謂河內之縣令爾

即温也碑中縣字反系作緜今以所見舊拓本驗之

信然同上

王稚子闕洪氏隸續所錄凡三見其第五卷第十三

卷皆各為之圖一圖其闕式一圖其畫象也又其第

二卷別出雒陽稚子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

其大小與王稚子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

亦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愚案此

六字即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即靈字之

譌耳又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詳錄闕上題記
之文按文簡此記作於康熙卅五年丙子在黃子羽
爲新都令倩工拓碑後之五十二年而其時不但雙
闕具存且闕上所刻人物象虎海馬師子之形及逐
層後人題記之字皆無恙則黃子羽作令時其完好
更可知矣然此拓本漫漶太甚蓋出於工人之鹵莽
若州字中直之岐出河字下點令字上半皆屬描失
且其上數層之文皆置之不拓誠可憾也然洪氏所
得拓本又在黃子羽之前五百年而已譌靈爲置則
其剝泐已久又可知也前年門人陳和軒觀察入蜀
以拓本見寄則僅存雒陽令一闕及闕後陰之二半
行耳然其拓法轉勝於此本以是歎善本之難得而
此冊雙闕具存尤可貴也予旣重感秋盦所獲之不
偶因爲遍考前人著錄之文臨寫于後翁方綱跋小
萊閣金石文字

萊閣金石文字

王君有二石闕先靈一闕沒於溝水今二拓本並存
又有文枿顧苓題記可貴也曰河內縣令者君先爲
河內郡溫令也曰故兗州刺史者由溫令遷也曰先
靈者猶言故也曰侍御史者坐考姦言不實罷刺史
又徵拜侍御史也雒陽令者由侍御史還爲令也合

二闕而書君居官乃備予斷之曰此溫與雒陽二縣民各爲君建一闕故各題其縣不然何以一人有二闕一闕只追書前官而不書卒於其位之官也華陽國志曰明廉侍御史洛陽令王渙字稚子鄰人此只書卒於其位之官書法之應爾也書河內縣令而不書雒陽令書法之不應爾也予故曰先靈一闕是溫縣民之所建也君之在溫也其有放牛者輒云以屬稚子終無侵犯君不以字行而二闕題曰王君稚子者以放牛者猶知其字無人不知其字者矣君以元興元年病卒於洛陽民立祠安陽亭西絃歌以薦食

歌曰孝和帝在時洛陽令王君本自益州廣漢蜀人
蓋又人人無不呼爲王君者矣乾隆乙巳大雪前七

日石公張墳

同上

黃小松所藏舊拓本字尙顯存惟線字損剝趙德甫
釋線作縣謂稚子嘗爲溫令而刻石爲河內令者蓋
史之誤洪氏指河內縣令者以郡爲尊蓋謂河內之
縣令耳卽溫也予以字証之溫通作緼隸釋所存線
字卽緼字之轉今此拓本線旣全沒蓋當宋時必亦
有殘蝕遂致誤認爲縣案詩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
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傳少溫藉義並與蘊

藉同則石刻舊必作緼也稚子見古樂府亦言渙從
溫補洛益證史爲非誤

雲漢正義溫字引定本
作蘊授堂金石跋

漢王稚子雙闕今只存漢故兗州刺史雒陽八字餘
不可得惟此雙闕拓本尙存二十字久在江寧龔鹿
樵家乾隆丁酉董小池雙鉤一本寄贈易數煩石友
求取原本越八年乙巳之夏嚴侍讀道甫爲易作緣
遂歸小蓬萊閣子羽令新都時值蜀中雲擾讀蓮蓋
居士集中寇警諸詩想見干戈戎馬之苦幸得歸老
江南優遊泉石其手拓片紙自覺可貴今復爲黃氏
所有亦一奇也錢唐黃易識於祥符寓館

小蓬萊閣
金石文字

按二闕已亾其一昶家藏舊拓本先靈一闕尙存

全蝕者惟四字耳稚子爲河內溫令而闕題河內

相令金石家皆釋爲河內縣令曲爲之說武君億

獨云線卽緼字緼與溫通其論甚核隸書盃字作

盃與杲相似石刻剝落遂釋緼爲線指爲縣字反

文謬也商周器物文間有偏旁互寫如駒作碼郟

作隄之類不可勝數漢魏甄瓦款識亦多反文者

良以字出模範易於顛倒漢碑皆由當時鐫刻應

無此誤且漢人題名大率郡縣並書碑陰中此例

尤夥其有郡縣同名不嫌複出如孔彪碑博陵之

類從未見縣名之下復加縣字者益足見諸家所
釋為未確也蘊溫溫古並同聲詩小宛云飲酒溫
克箋云猶能緼藉自持以勝正義云定本及箋皆
作溫字舒瑗毛詩義疏云包裹曰蘊謂蘊藉自持
含容之義經中作溫者蓋古字通用方言蘊崇積
也廣雅蘊崇積也說文蘊積也引春秋傳云蘊利
生孽今本昭十年左傳作蘊利又昭二十五年左
傳蓄而不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顏氏家訓引郭
璞三倉注云蒼蘊藻之類也以蘊蓄為蘊蓄蘊藻
為蘊藻皆溫溫相通之證東觀漢紀稱渙除河內
溫令商賈露宿人開門臥人為作謠云王稚子代
未有平徭役百姓喜蓋渙得民心如此

甘泉山漢刻殘字

石三段一豎兩橫據搨本豎者高二尺許廣八寸橫
者一廣尺許高八寸一廣二尺許高九寸文各三四
字體兼篆隸徑四五寸不等從
甘泉山出土今嵌置揚州府學

中殿第廿

右一石四字若廿作二十讀則五字

第

百卅

右一石二行橫列三字

口廊

下疑保字

歲

疑歲字

度

疑庶字

廬

不可識其文如此

右一石四行文俱漫漶難辨摹其影迹姑識疑以俟

詳攷

先世墓廬在雷塘形家以為甘泉山之支脉偶於廬北溯二十餘里至山山有惠照寺中多古石尋得三石其有筆蹤可辨者一曰中殿第廿一曰第百卅其一漫漶姑釋其文以俟考江鄭堂云此漢厲王胥塚

中石也甘泉山舊為厲王墓今土人尚呼為琉璃王墳琉璃者劉厲之訛也沈約宋書樂志陳思王鼙鼓歌云中殿宜皇子中殿與東宮義相近然則更可證為胥之物矣若然則是西漢之石攷其時當在五鳳後四年在墳壇之前矣因海內西漢石少而江南更不可得得此甚奇亟為搨寄述庵先生補萃編所未備

阮元跋

金石萃編卷五終

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二

永初洗文

洗徑一尺
一行五字

永初元年造

按永初為漢安帝年號帝以清河孝王子入繼大統
年方十三即位之初即頒明詔諸所造作非供宗廟
園林之用者皆宜停止是器造于其年其為宗廟園

林之用無疑亦黃司馬見于濟寧者

山左金宗獻圖

祀三公山碑

碑高三尺九寸五分廣二尺九寸十字行約二十字今在元氏縣

口 郊 邑 宰 北 帝 幽 相 離 函 無 石 到 同 拜 饒 襄

出 獲 口 惟 三 尚 溯 語 幽 三 隆 列 祀 迥 在 領

函 雲 民 禱 祀 興 雲 霞 寸 偏 雨 函 雜 遭 離 羌 寇

蝗 旱 牟 我 民 流 道 荒 醮 祠 而 宰 口 奠 瓦 行 由

昆 出 來 和 氣 瓦 鑄 乃 來 道 奠 本 祖 與 原 即

三 尚 是 廣 與 靈 尤 祀 處 幽 道 艱 孝 出 者 難

一 擇 吉 口 治 東 就 澌 幽 祀 堂 立 壇 雙 闕 夾

門 豐 牲 納 禮 引 寧 其 祀 祀 嘉 英 位 曰

雨 屢 降 報 如 景 豐 國 界 內 豈 穀 什 三 錢

民 無 疾 苦 示 休 其 聖 之 嘉 史 魯 國 顏 峻 五 官

掾 閭 祿 戶 釁 史 紀 受 將 作 掾 王 無 元 氏 會

第 匪 丞 吳 音 註 掾 郭 耕 戶 釁 史 翟 福

王 南 高 豐 刊 石 紀 焉

口 初 四 年 常 山 相 隴 同 馮 君 到 官 承 饑 衰 出 後 口 惟 三

公 御 語 山 三 條 別 神 迥 在 領 同 吏 民 禱 祀 興 雲 膚 寸 偏

雨 四 維 遭 離 羌 寇 蝗 旱 高 我 民 流 道 荒 醮 祠 希 旱 口 奠

禾 行 由 是 出 來 和 氣 禾 臻 乃 來 道 叟 本 祖 其 原 以 三 公

惠廣其靈尤神處幽道艱存中者難卜擇吉與治東就

衡山起堂立壇雙闕夾門薦牲納禮以寧其神神熹其
位甘雨屢降報如景響國界大豐穀斗三錢民無疾苦
永保其季長史魯國顏口五官掾閻祐戶曹史紀受將
作掾王簡元氏令第用丞吳音廷掾郭洪戶曹史翟福
工宋高掾刊石紀焉

此與洪氏隸釋所載光和四年三公山碑不同光
和碑云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此則云隴西馮君又
其長史令丞之名皆與此不同知非一時所立也碑
首惟初字可辨杭人趙晉齋魏跋此謂通鑑永初二
年先零羌寇河內詔常山作塢堠以禦寇云云然此
是後漢書西羌傳之文在五年春非二年也碑首初
字之上隱隱尙露其半諦視是元字馮君到官承蝗
旱之後乃是安帝改元元初四年丁巳之歲下距光
和辛酉乃有六十五年之遠以此知隴西馮君與南
陽馮君非一人明矣趙君又謂嵩山秦室石闕銘作
於元初四年此刻當與同篆同時按嵩山秦室石闕
銘乃元初五年非四年而此刻雖是篆書乃是由篆
入隸之漸減篆之縈折爲隸之逕直又不必以嵩山
石闕爲徵者矣碑中有三條云云與白石神君碑同

三條云者當是茲山之實事而今莫可攷矣趙氏金石錄云三條莫曉何語此自是闕疑之義而洪氏乃引尙書正義北條南條中條之說以實之近人刻金石錄者又以為崇飾之辭皆非也河朔訪古記云三公神廟在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下牘曰天台三公之廟廟有漢三公山碑一通縣西故城西門外八都神壇亦有三公山碑一通漢光和四年常山相馮巡所立按此所謂廟有漢三公山碑一通者卽此碑也碑以因為四領爲嶺而爲不巖爲薦禮爲醴熹爲喜偏省其不疾省其之趙君云文中三公之下疑是御字愚按三條下疑是別字醮祠下是希罕口奠四字三錢上是斗字非升字又第三行醮字之左半第七行屢字之下半兼帶行艸之勢是篆隸所

絕無者

兩漢金石記

乾隆甲午三通館方輯金石畧長吏搜古碑上之

朝關西王君宰元氏得此刻在城外野坡石高四尺二寸廣二尺字泐幾不可辨吳興楊君鶴洲詫其奇命余辨識得一百九十字闕疑六字知爲漢口初四年祀三公山文書法勁古與開母少室諸篆刻相類是東漢中葉書集古金石一錄有漢三公山碑乃隸

書立於光和四年碑今不存此刻在隸碑之前尤可

貴黃易跋

漢元氏有名山六三公其一焉後漢書郡國志常山國元氏注云有三公塞卽此山集古金石二錄載有三公山碑隸釋存其文凡六百四十餘言額旁又有封龍君靈山君六大字碑立於光和四年元氏左尉上郡白土樊瑋子義所立頌中兼美舉將南陽冠軍馮巡字季祖時馮君相常山故也碑中已有德配五岳王公所緒四時珪璧月醮酒脯之語蓋三公得法食在光和二年二月戊子詔書出其縣錢給四時祠具見無極山碑而樊君僅以得應廉選貢名王室感恩立銘故不序三公詔祀知二年以前當有禋祀之者特無明文可考耳今年春吾友黃君小松貽予元氏古篆碑乃祀三公山文出光和前讀之驚且喜也首云口初四年常山相馮君後列長史魯國顏校及工宋高等九人名按西漢有太初東漢有建初永初元初諸號西漢遭新莽碑石無存者且名例有禁碑中皆單名知爲東漢無疑考通鑑漢安帝永初二年先零羌寇河內百姓多奔渡河使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趙常山中山作塢堠六百所以禦寇羌旣

轉盛而緣邊二千石多內郡人無守戰意皆爭上徙
郡縣以避寇時運旱蝗飢荒而駭蹙劫掠流離分散
隨道死亡不可勝數今碑曰飢衰之後曰遭離羌寇
蝗旱而元氏又隸常山皆與鑑合殆無可疑永初之
後改元初計馮君到官在四年距羌寇後僅六年耳
特文中三公字之下二字疑作御語而後文治東字
之下又似作龍衡光和四年碑有封龍靈山字無極
山碑有龍靈字求之似皆不合豈今古異名耶漫漶
之餘不可臆說當於元氏志中互考之

趙魏跋

嵩嶽太室石闕銘

銘高一尺三寸廣四尺六寸五分二十八行行九字
惟第三行十字額題中嶽奉室陽城□□□九字篆
書陽文今在登封縣

○惟中□□□崇高神君冢土□□岱氣
窈純春生萬物膚寸起雲潤施源流鴻濛
沛宣竝天四海莫不蒙恩聖朝肅敬衆庶
所尊齋誠奉祀戰慄盡懃以頌功德刻石
紀文垂顯□□以傳後賢元初五年四月
陽城□長左馮翊萬丰呂常始造佗此石
闕時□□□○潁川太守京地杜陵朱寵
丞□夏□陵□□監□府掾□□□□

丞河東臨□□□□□□臨□張嘉□□易

□□史□□□□□鄉三左嚴壽□□□□

佐石副垂崇高亭長蘇重時臨少陽翟平

陵亭部陽陵格王孟功□車卿王文□潘

□□□□□□共□□陽□□□陽□□

□君□□□瘡□□□□人庸□□□□

□□□人諸師□□□□□□眇關下

闕在中嶽廟前漢安帝元初五年陽城長呂常造闕

左有八分書字雖剝落尙可半識蓋銘詞也按通志

金石畧載堂谿典嵩高山石闕銘註云熹平四年或

卽是銘而時久剝落書人名氏並月日無可考矣子

嘗遊闕下屢摹搨之自惟中至後賢凡八行八分書

世傳漢篆而八分書亦復適勁如此可寶也景日珍說嵩

太室石闕銘今在登封縣中嶽廟南百餘步銘八行

年月及職官姓名共十三行完好未圯而其文剝蝕

殆半若少室啟母二所卽闕亦隕矣 竝天普天也

古人省文金石文

按銘詞崇高神君句金石文字記作嵩高按前漢書

武帝祠中嶽改嵩高爲崇高後漢書靈帝熹平五年

復崇高山名爲嵩高則安帝元初五年崇高爲是說

嵩又作帝君口寸起雲句說嵩寸作方聖朝肅敬句
 說嵩肅作齋口誠奉祀句金石文字記說嵩俱作奉
 今搨本祇有首行中高三行春生寸起雲潤四行源
 流五行莫不肅入行顯賢九行四陽十行長始十二
 行川十三行朱十五行臨十八行壽副十九行崇亭
 蘇監少二十行陽亭部陽陵二十一行卿王二十四
 行君三十八字依稀可辨額凡九字三行前二行尙
 存中嶽奉堂陽城六篆字末行三字似磨損

石

黃叔愷中州金

太室石闕銘宋歐趙洪三家皆未著錄前明崇禎丁
 丑虞山始見程孟陽所藏宋本繫跋其後然謂至正
 時其石已毀今其闕巋然在中嶽廟前則知虞山之
 說非也今顧寧人金石文字記謂銘八行年月職官
 姓名共十三行顧南原隸辨因之余以雍正九年七
 月得新搨一紙於邵陽褚千峯首有篆額兩行銘八
 行年月及職官姓名十行則知二顧亦未嘗親見全
 本其謂共十三行者亦非也然孟陽所藏紙墨精古
 信是舊搨而剝蝕殆盡今余所得乃是新本且的是
 一石而字之存者十得八九蓋不可解又可知顧氏
 之云剝蝕殆半者亦非也

虛舟題跋

按太室闕銘金石文字記惟中下闕二字則銘詞皆
四言經眼錄及說嵩惟中下闕三字則銘詞首句五
言餘皆四言婁機云史記載始皇凡刻石頌德之辭
皆四字句而泰山辭曰皇帝臨位二十有六年琅邪
臺頌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每稱年者輒五字嘗
見泰山祠石本則書為廿有六年及得史記宋本皆
廿字此後人傳寫譌耳容齋隨筆嘗辯之韓文公作
孔幾墓志銘孔世卅八吾見其孫亦皆四字句俗本
作五字句皆譌今太室銘詞皆四言而經眼錄摹每
行皆九字對列整齊及得舊搨本每行有八字者有
九字者有十字者參差不對首行惟中下雖模糊尙
彷彿闕二字四行源流下尙彷彿闕三字若如經眼
錄所摹不惟首句五言與通體不稱且四行源流下
宣字上但闕二字成三字句矣闕額中嶽泰室陽城
六字後闕三字篆書石刻陽文題額下又有篆書漫
漶不可搨泰室字金石攷說嵩作奉堂誤題名呂常
經眼錄作呂營亦誤

河南
府志

嵩山三闕惟太室闕字差小前銘後系官名各以一
圈標界於首亦金石文所罕見也三闕歐趙洪皆不
著錄近人顧亭林王虛舟吳山夫牛空山四家始錄

之而吳山夫金石文存有少室開母二闕獨無太室
闕半空山金石圖概以爲每行九字殊多舛誤顧氏
金石文字記所載太畧王虛舟改正岱祀二字甚允
若第四行源流下一字王所錄亦未確也第二行家
字王亦未敢遽信今方綱諦審似是冢土二字然究
亦未敢質其必然也 前卽普字誠卽戒字崇卽嵩
字顧氏錄作嵩非也按說文有崇無嵩徐騎省新附
字乃有嵩字注曰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从松
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息弓切 兩漢金石記

右中嶽太室闕銘顧氏金石文字記始著於錄然所
見止十三行其釋文誤以崇作嵩祀作起近畢氏翁
氏所釋較爲詳審予諦視第十三行丞下似是江字
夏下似是西陵字第十五行河東臨下似是汾字而
第二行翁釋冢土岱氣四字未敢信其必然也少室
闕題名有將作掾嚴壽此有鄉三老嚴壽蓋卽一人
由鄉三老辟掾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嵩高字作崇見漢時尙無嵩字地理志有密高縣云
古文以密高爲外方山也國語夏之興也融降于崇
山韋昭注崇崇高山也據此知經典有作嵩或作崧
皆後人所改矣竝天四海卽以並爲普並普聲相近

于五音同為羽也故說文晉以竝為聲徐鉉刪聲字
 徐錯繫傳本有云傳寫誤多之非也地理志密高有
 太室少室山廟賴有此闕以考其遺阨云 中州金石記
 按闕陰銘詞崇高神君余至闕下覩闕陽題有中岳
 太室及嵩高數篆字皆顯然無訛則當時嵩高高崇
 蓋兩稱之韋昭注國語崇高字古文通用是也又中
 岳泰室今指為奉堂亦字形之訛闕後兩石人埋土
 中僅露其首視之漢製也疑下胸背間必有銘刻屢
 告當事者為發出竟不可得此一憾也 授堂金石跋
 嵩嶽少室石闕銘

銘高一尺三寸廣五尺九寸二十二行行四字額題少室神道之闕六字篆書陽文今在登封縣

上闕 口 蔚 林 芝 闕 上 銘 曰 卩 而 闕 一 行 三 卩

三 曰 闕 上 郡 陽 城 縣 上 闕 興 治 神 道 上 闕 一 行

君 承 零 陵 泉 陵 薛 政 五 官 掾 陰 林 戶 曹 史

夏 效 監 廟 掾 辛 述 長 西 河 圍 陽 馮 寶 丞 漢 陽 冀 秘 俊 廷

行 諱 拜 世 揚 嚴 高 廟 作 向 猛 趙 昭

上 闕 口 葢 林 芝 闕 上 縣 日 月 而 闕 上 三 月 三 日 闕 上 郡 陽 城 縣 上 闕

興 治 神 道 上 闕 君 承 零 陵 泉 陵 薛 政 五 官 掾 陰 林 戶 曹 史

夏 效 監 廟 掾 辛 述 長 西 河 圍 陽 馮 寶 丞 漢 陽 冀 秘 俊 廷

行 諱 拜 世 揚 嚴 高 廟 作 向 猛 趙 昭

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廟佐向猛趙始

此爲族兄登封令封字慕廬所貽且云在少室東邢家舖西可摹者二十一行郡陽城縣推之郡字上似應尙有潁川二字丞零陵以下與啟母闕題名參考之雖大同小異竟無闕文皆在漢安帝時但有題名而亡其銘詞其芝林至三月三日似屬所題之尾而郡陽城一行則起手處也予將搨本校按跋語不可解者有三蓋可摹者二十一行今缺三行一也闕之勒字處恐不止四字之高郡陽城上應尙有字日月上定有紀元或卽在前所泐一行二也銘詞有無雖不可考而與治神道卽建闕之詞似以三月三日爲治道之日未必爲所題之尾三也且末幅張字下全闕則此闕之泐者多矣

葉九苞金
石錄補

闕在少室東邢家舖西三里許闕左亦大篆書銘盡泐不可辨僅一石存諸人爵里姓名數十字與啟母廟闕姓名相同蓋亦朱寵所建者嵩書曰兩闕石鐫山水鳥獸之形古拙特甚若出一手所刻銘與題辭文旣簡質字體復毫髮不失古意固知非唐以後人所能辨也舊志不載而嵩人亦無知此間有字者予磨洗得之喜而且歎史載漢安帝建光元年大司農

朱寵肉袒上疏爲鄧隲訟寃詔許隲還葬次年改元
延光闕稱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造寵或自內謫外
者與說

此闕有銘辭而今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又

云三月三日而上無年云郡陽城縣而上無郡名亦

亡其上一層矣

金石文
字記

闕建於漢安帝延光二年三月與開母廟石闕同時
碑亡其年而知是延光二年者以開母廟題名考之
皆同則其同爲一時所立無疑也碑後太室石闕五
年題銘名同者唯嚴壽一人嚴壽在當時爲鄉三老

此爲將作掾上層亡失將作掾三字適在其首未必
果是其官顧寧人竟作將作掾嚴壽恐未是或曰此
闕唯銘前有亡失日月以後俱無闕其曰三月三日
者開母廟石闕已列延光二年此闕蓋卽同時所立
故不須復列其年也開母石闕不書日月此不書年
蓋互見也古人文字簡質如此題名以下以開母廟
題名按之官闕名姓皆同則知此以上無闕字也

虛舟

題跋

右漢少室神道石闕銘今時拓本少最後三行恭壽
先生本首行多一叢字次行多一縣字則又葉顧二

家所未及見者也嵩山三石闕太室以繇開母少室以篆繹泰刻石而後此篆爲最古且係原石非他傳摹者比

金石存

葢卽叢字說文新附字葢麻蒸也从艸取聲一曰葢

也側鳩切然非此字

兩漢金石記

地里志嵩高有少室山廟唐楊炯少室山少姨廟碑云少姨廟者則漢書地里志嵩高少室之廟也其神爲婦人像則故老相傳云啟母塗山之妹也卽此園陽不作囿見漢時無囿字說文所以不載闕字从𠄎此作𠄎从𠄎寶字从缶今从余漢人不拘六書如此

中州金石記

顧亭林云此闕有銘詞僅存二行八字其可辨者五字曰口口林芝口日月余案林字上實爲葢字日字上實爲綿字又口曹史張此行下仍間一行字過損脫不可諦識跳行乃接詩字今顧氏連張詩爲一行非也

授堂金石跋

按此卽金石圖所謂西闕凡六橫額與文並在第一橫額下第三橫畫走馬人第四橫畫兩螭龍文下第三橫畫蹋鞠及坐視者共四人自詩將作掾以下三行在闕之側亦居第二橫後畫蟾兔杵曰

形其文大半剝蝕今止存二十二行每行亦止四字耳昶以文義按之其闕第一橫當亦有字與下接連今上橫殘闕已甚無十字可見然口鼓林芝及縣日月而二行斷是銘辭中空一行者或上橫尙有數字銘文已終因提行別書年月下文興治神道一行亦此例也君丞一行尙是提行直寫以後諸人題名乃於第二橫旁綴而下與開母石闕銘居兩橫而題名止在下橫者其例相同並無缺字也諸家題跋以鼓林二行為所題之尾而云銘詞全泐且云紀年已見開母故不復書皆曲說不足信戶曹史張下空一行乃刻石時從正面轉至西側故爲稍留餘地開母闕張詩直寫可驗也武氏謂此下仍間一行跳行乃接詩字而以顧氏張詩連讀爲非誤矣

開母廟石闕銘

銘二橫各高一尺八寸五分廣八尺九寸五分二十行行十二字下橫前多題名十行行七字今在登封縣

口口口開母廟興口神道關時亦率口
口未廟悉零口永陵薛政五高揚陰林
戶懋史曩口監揚陳膺志蜀河園陽焉

寶器漢陽夙祇降廷揚越越戶萬世
詩得化揚巖高作左福

□□□□□□□□□□□□□□□□□□

涼潔泉浩浩戶民震驚□□□□功疏河

鳳靈九山敷施□□□□交爰納社山平

萃止閭三□□□□入息勤新民心中濟既

□□□□正紀繪漸習又譚獻察□□□□

亨於嚳焉神彌羽飛惟□□其庭原祥

祥瑞靈支旋生□□□□化陰陽繁精與

雲開雨□□□□血肉□不歇爪性乾地

福祿來取柏辰我君孕秋繁祉子子孫

孫志賜茲功昭晷後昂□□□□心茂

二季 重白□□□□□□北辟惠洋洋

而溥傳□□□□□□西影文燿以涉播

□□□□□□□□靈皇極正而勝休□□□

□□□□□□□□穎芬藜精于圃疇□□□

木連理於梓嶺□□□□□□盛壯日新

而累崇□□□□□□化威帝王亦會朝

□□□□□□□□州靜九域心昇情溢□□□

□□福祿聖恩虞山隅神□富亦館格

釐我后司... 樂而不... 而保之

□□□開母廟興□神道闕時大守□□朱寵丞零陵

泉陵薛政五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脩長西河

園陽馮寶丞漢陽冀祕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

掾巖壽佐左福

□□□□防百川柏鮫稱遂□□□原洪泉浩浩下

民震驚□□□功疏河寫元九山甄旅□□□文爰納

江山辛癸之間三□□入實勤斯民同心濟既□□□

正杞繪漸替又遭亂秦聖漢福亨於茲馮神獮彼飛雉

□□其庭原祥符瑞靈支挺生□□□化陰陽穆清興

雲降雨□□□寧守一不歇比性乾坤福祿來返柏肩

我君千秋萬祀子子孫孫表碣銘功昭賝後昆□□□

□延光二年 重日□□□□作辟惠祥溢而溥優

□□□□政剿文耀以消搖□□□時雖皇極正

而降休□□□□穎芬茲淋于圃疇□□□□蔭

木連理於莘條□□□□盛胙日新而累熹□□□

而□化咸來王而會朝□□□清靜九域少其脩治

□□□□祈福祀聖母虛山隅神□享而飴格釐我后

以萬祺于肯樂而罔極永歷載而保之

闕在啟母石正南漢安帝延光二年潁川守朱寵造
其式以石條壘砌如堞而闕其中如門石質粗劣空
處刻雜花紋篆書題名凡三十二行

葉封嵩陽
石刻記

今在嵩山啟母廟南漢避景帝諱改啟之字曰開嵩
陽石刻記曰今見存篆書三十二行前題名十行行
七字內第三行止六字以少室石闕所列官名參考
之則此十行之上無闕文也後二銘共二十二行前
銘十二行年月一行每行十二字今止存六字後銘
今止存九行每行亦止存六字蓋亡其上一層矣後
銘視嵩高志所載又闕四句歲屠維協洽莫春予親

至廟下視此石闕并叔所謂闕四句者今又得四行
二十餘字以文多不能容故轉而刻於其旁仍亡其

上一層也

金石文
字記

漢避景帝諱改啟爲開史記啟禹子其母塗山氏之
女也尙書娶于塗山屈原天問焉得彼塗山女而通
之于台桑呂覽禹見塗山氏女未之遇而巡省南土
女乃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列女傳美其彊
于教誨然則母也賢矣若夫禹化爲熊塗山氏化爲
石石破生啟荒誕不經本于墨翟之徒隨巢子至漢
流傳斯嵩山母廟南有石闕存焉也武緩宗爲兄造

闕用錢十五萬比立碑費十倍之洪氏隸續具圖闕狀顧啟母廟暨少室神道未之及者洪氏主于釋隸

而二闕銘皆篆文故爾

曝書亭集

邵陽褚峻千峯爲余道太室少室諸石闕刻文畫像之蹟甚詳至太室石闕者去中嶽廟前百步在登封縣東八里中嶽太室之神道闕也闕有二其一東闕無文字此其西闕也闕高八尺濶六尺厚一尺有六寸刻銘闕端刻石高八寸濶三尺三寸字徑一寸闕陽銘而陰額銘南向額北向額刻九字其文曰中嶽太室陽城□□□刻石高七寸五分濶八寸字徑二

寸六分闕以元初五年陽城潁川諸守長造今其銘後題名可覩也由太室石闕而西過登封縣十里又西南三里許有兩崇闕峩峩東西峙田間西闕三面皆有刻文北面刻曰少室神道之闕知是少室石闕也少室廟今不可見在此闕云刻額高七寸濶七寸五分字徑三寸三分刻額下畫兩人走馬而舞爲角抵戲又畫兩螭籠一龍入於穹中一龍逐而銜其尾亦不知其所謂也銘與題名刻於闕之南面及西側凡十九行橫濶三尺八寸並側爲四尺四寸縱高一尺字徑一寸四分銘文可識不可讀疑有斷文也西

側畫一環月爲蟾兔杵臼搗藥之形南面畫索毬而
蹋踞者二人坐而睨視者一人跪者一人東闕去西
闕五六步東闕畫一獵犬逐兔兔趨趨然可及也又
畫一獨角獸一入左手引之而右持鈎鈎象者畫像
下有一石刻高一尺濶六寸刻二十四字可見者十
九字字徑一寸二分所謂少室東闕題名者也刻文
寢下前人皆未及見見而表之者維陽董金甌相函
金甌好古士善篆隸東闕刻文畫像之蹟皆北向凡
少室東西兩闕高厚濶之數皆相等高八尺五寸濶
五尺五寸厚一尺八寸凡兩闕畫像七人二馬一犬
一兔一象一獨角獸二螭龍及月中玉兔蟾蜍之屬
諸像極古拙崇福觀者在登封縣北十里觀東二十
步相傳爲開母廟舊址開母石闕者延光五年造題
名而銘禹蹟銘文四言重曰以下六言儷如賦語別
又有四言銘爲季度作所謂季度銘是也闕高八尺
五寸濶六尺厚一尺六寸開母銘刻於其陰及東側
高二尺三寸字徑一寸八分季度銘刻於開母銘下
高七寸五分濶二尺三寸字徑一寸五分開母銘及
季度銘刻文皆北向褚峻云開母石闕亦有東闕如
太室少室雙闕者東闕無刻文非金石事所重故弗

著金石

候官李雲龍藏本較顧亭林本前銘每行多三字後銘每行多二字較金石文字記刻本又增四十一字

中州金石攷

通前後總計三十五行葉井叔以為三十二行蓋未見後銘之末二行又未見其最前陽字之一行也王虛舟亦依井叔以為三十二行者沿訛也予得此銘拓本三十五行之後即接圓幢畫象矣 靈支挺生

寺蓋借為史又借史為枝又借枝為芝也累熹借熹為熙也返之為徂則說文注云春秋傳返从彳也又以

以茲為茲以彌為翩以昨為祚至於挺之手旁作木

靜之月脚作肉銘之名作召皆失六書之義當東漢

時字學漸已放失此許祭酒所為興嘆也止字顧王

二家俱闕未錄按說文止少也讀若輟正當按是銘

以詰義爾 兩漢金石記

漢時篆書紕繆自秦隸既行六書之學日微此文鯨

作鮫眦从氏條从彳俱別體廣韻作鯨玉篇又有作

鯨皆後世譌字云木連理于竿條竿亦竿俗字顧炎

武以為芊非也其文之合于古者惟德作惠用本字

云則文耀以消搖不從是按詩河上乎逍遙釋文云

本又作消搖據此文則漢時尙不從是後人改亂經
文也云九域少其修治說文少也讀若輟不知其
用意所在廣韻屑清也少蓋屑之假音音固不必有
義惟漢魏人知之 漢書武帝紀云元封元年春正
月行幸緱氏詔曰朕用事華山至于中嶽見夏后啟
母石應劭注啟生而母化爲石文穎注在嵩高山下
元和郡縣志云登封縣東北七里今龕中鑿石像其
石漢安帝延光三年立今崇福觀在縣北十里觀東
二十步世傳爲啟母廟舊址其石存也又按安帝紀
云延光三年穎川上言木連理今文云木連理於竿
條卽其事也但紀言木連理乃在三年元和志亦言
立石在三年今石刻作二年甚明未知其故又唐崔
融啟母廟碑記云顧野王輿地志盧元明嵩記以爲
陽翟婦人卽太平御覽引嵩高山記昔有婦女妊身
三十月生子五歲使入嵩高學道神明爲母立祠號
開母祠者也據此則非啟母然石銘稱述柏鯨及禹
治水之事其說又古不得爲非豈後世之事有適相

合者邪

中州金石記

銘詞已剝落僅存數十餘字惟前題名時太守下闕
兩字下書朱寵案後漢紀朱寵字仲威杜陵人爲穎

川太守今兩字缺文蓋宜書杜陵朱寵與下丞掾史
為一例又紀載寵表孝弟理冤獄撫孤老功曹主簿

皆選明經高行者則此銘所記丞零陵泉陵薛政五

官掾陰林戶曹史夏效監掾陳修長西河園陽馮寶

丞漢陽冀秘俊廷掾趙穆戶曹史張詩將作掾嚴壽

伍左福金石刻伍作伍皆一時之選也嵩陽石刻記

以少室石闕所列丞薛政等與啟母廟同顧亭林決

為一時所立無疑石刻記云同為漢安帝年間物無疑措語自不苟顧氏引作一時所指矣

今案之啟母闕題名有監掾陳修而少室銘

作監廟掾辛述伍左福又作廟佐向猛趙始趙始

者如此則石亦間時而立顧氏或亦未之詳也然兩

銘並列西河園陽馮寶劉寬碑陰門生石良鄉長西河園陽由楨君長于據

韋昭云園當為園續郡國志及太康地理志並作園

字也而此銘並作園其承襲舊誤已不起于東漢地

理志園陰注莽曰方陰師古云王莽改為方陰則是

當時已誤為園字然所以致誤之由竟莫可推尋史

記晉文公攘戎翟居于河內同洛之間徐廣曰園在

西河音銀當太史公時字尙未誤三蒼同作園後又

檢索隱云園邑改為恂邑同陰變為園陰皆為聲相

近字變故併志之以見文字轉訛之有自也授堂金石跋

按啟母石見于漢書顧野王等有陽翟婦人之說
蓋後人不攷漢時避啟爲開之旨有此附會耳楊
炯啟母祠碑云郭璞所謂陽城西啟母石李彤所
謂嵩山南啟母祠隨巢之說有徵鴻烈之言無爽
則啟母有廟其來已舊是時興治神道立闕置銘
觀此文益信輿地記嵩山志之未確矣銘字多剝
落同年畢君沅巡撫河南時命工精拓之尙能識
其十之七八從前諸家所釋舛譌不一如題名中
陳修之陳王河誤爲修銘中□□□□防百川
葉封釋作□□□工防範百川今審石本似當作
範防百川然防上止存車字半旁不敢遽斷爲範
也震驚之驚牛運震誤作冀江山之江碩炎武黃
叔儆及葉本並誤爲漢三□□入之入葉誤爲人
王誤爲又相繪之繪王誤爲繪獼彼之獼牛本及
吳玉搢並誤爲搨原祥之原葉誤爲貞靈支之支
葉誤爲芝相肩之肩葉誤爲宥表碣之表葉誤爲
金黃誤爲念重曰之曰葉誤爲日芬茲淋于圃疇
葉誤作芳花樹于圃疇淋字顧玉皆誤爲淋累嘉
之累葉誤爲景又如□□□□化此句化上石
本全蝕葉云慕化黃云恭化二者要有一誤皆由

未見善本也翁氏兩漢金石記所摹最爲精確然
杞繒之繒亦誤爲繪杞謂繒與鄆同鄆亦姒姓之
國慨禹後之衰故云杞鄆漸替其爲借用字無疑
王氏且於繪下注云疑卽檜字何其疎歟碑又以
柏爲百以歇爲竭

延光殘碑

碑高四尺二寸廣二尺五行
字數不可紀今在諸城縣

上 關 邑吾字肉都 下 關 維患鳳居廿年 韶 中 拜 韶 下 韶

中黃字和長 中 萬業其功 譽恒 上 元野 詒 豈 豈 四 手 詔

月也曰甫城告

文五行第一行起處尙似延光四年字中間有琅邪
二字下云是吾字安都第二行上半有子字下云維
思寡居廿年第三行首一字應從牛氏金石圖是都
字下半云拜都官中黃第四行上云子少口長少中
間有平字下半云萬業其功譽恒弟五行依諸城志
可見者十四字示好延光四年八月廿一日庚戌造
右漢延光殘碑諸城志云康熙六十年修超然臺
得自土中移置縣治宅門外亦弗能珍也乾隆十二
年壽光知縣宮懋讓勘災至縣辨爲漢隸椎拓以去
越二十七年宮君來知諸城乃嵌於內堂之東垣構

金石錄卷六
小亭護之而碑顯矣碑字徑二寸或長或短填其格無餘地其上橫三字則篆體矣蓋額也揣其文義似吏民頌長官之辭而不辨何者爲姓名可惜也方綱按其上有橫畫一線此上是五字非三字也又按是碑與近日元氏出土之三公山碑字勢相似蓋在篆初變隸之時是謂兼篆法之古隸碑額亦同諸城志獨以篆目其額尙未盡也又按漢安帝延光四年乙丑以安帝本紀是年三月戊午朔驗之通鑑目錄所載三月戊子朔六月丙戌朔九月乙卯朔皆合則八月廿一日必非庚戌矣然延光年與庚戌字皆極分

明月日亦皆無誤則又何也存以闕疑可矣

兩漢金石記

元得舊拓本中間泐處尙有可辨者如第一行是吾上二字似神君第二行維恩上間二字是延下一字作卅頭左旁从卩又下一字左旁亦作卩玩其文義此君之父卒於延平初其母寡居至延光四年適符廿年下稱口我都官乃吏民頌述其子之辭惜姓氏無傳耳此碑類嵩山延光殘刻屈曲古勁若符印文所謂繆篆是也碑額橫書首似孔字

山左金石志

第六幅

高廣尺寸與第三幅同題字二處

安吉

手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未過此堂叩頭謝賢明

第七幅

高三尺七寸廣八尺四寸題字一行

成王

第十幅

高一尺四寸廣六尺八寸題字一行

大王車

郭巨墓石室說見金石錄跋北齊隴東王孝感頌之文其文曰隴東王者胡長仁也武平中爲齊州刺史道經平陰有古冢詢訪耆舊以爲郭巨之墓遂命僚佐刻此頌焉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小山頂上隧道尚存惟塞其後而空其前與杜預所見邢山上鄭大夫冢無異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爲余自青社如京師往還過之屢登其上按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內溫人而酈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巫山之上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所據遂以爲巨墓乎今以畫象拓本合趙氏此跋驗之則畫象題字所謂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未識其果爲郭

金石志卷一
巨墓石否也顧亭林金石文字記未見隴東頌額遂
据其文直題曰孝子郭巨墓碑則尤失於考耳 郭

巨墓石室畫象題字平原濕陰云云廿六字又隸書

安吉二字永建是漢順帝

西涼李恂永建無四年

則此畫更在

其前其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似是邑人故吏
過而感誦之詞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刻

祝其安神之義也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濕

水所出也濕陰前志作濕陰應劭曰濕水出東武陽

東北入海師古曰濕它合反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

陽入海外水暴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漢書

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暴午合反故从暴聲也濕俗

作濕字此與燥溼之溼迥不相同韓勅修孔廟禮器

碑有平原濕陰馬璿元冀韓勅後碑有平原濕陰王

宣元威皆卽其地也 右畫三人中一人冲幼端拱

而坐左右二人夾輔拱向蓋周召二公也按周召分

陝之事或曰成王時或曰武王時或曰文王時史記

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爲三公自陝以西召

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此成王之說也樂記武

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氏

曰五秦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故此經曰總干而
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履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
周召之治也此武王之說也鄭氏毛詩譜文王受命
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
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旣遷
於豐而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爲采邑也言分采
地當是中半不知孰爲東西或以爲東謂之周西謂
之召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
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樂記說大武之
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公右則
知周召二公竝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若未居豐
則岐邦自爲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分賜二公在
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二公若文王不
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故知此時賜之采
邑也此文王之說也方綱嘗綜合而考之孔疏以爲
周東召西事無所出則別無可證之條也而周書君
奭正義又曰成王卽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
相成王爲左右大臣此條正與史記燕世家成王時
分陝之說相合矣乃其爲詩譜疏則引樂記之文曰
五成而分陝樂記之文固未嘗有陝字弟云周公左

召公右而已弟云周召之治而已蓋特舉以文止武
言之而未嘗詳及於分陝之職至於書序乃曰召公
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馬融云分陝爲二伯
東爲左西爲右而孔疏又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
太保茲惟三公則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
師法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爾不爲舉其官名故
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
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
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据此則周召之分左右東西
實在輔成王之年其樂記於武王樂言之者乃統合
前後以文止武之義而詩譜分采邑乃其始事耳孔
疏引樂記誤多陝字故辨之如此或曰此据大戴記
云太公左召公右也此說亦通

兩漢金石記

第一幅在石室南向正面之東畫像自右而左右刻
方勝文錯綜如篔簹次橫直二邊刻錢文二枚三枚相
間以線貫之次界橫直二線岑樓二層左右各有阿
閣二層瓦櫺上俱綴鳥獸而左閣畫一鷹搏兔狀鱗
瓦直文皆作曲筆樓之上層九人相向而坐下層中
縣弧矢左右執版立者十二人右閣中層二人執版
下層四人執簡策俱左向立左閣無之又左岑樓二

層形尚同前祇存簷柱一邊上中下及柱外人物全
存者十二人半存者三人最下一層車坐二人後隨
一馬車前已闕樓下層懸弧矢處有定州王郡孫字
左閣下柱有十二月十五日字左樓下柱有全文字
蓋皆後來遊覽者所刻也第二幅在石室南向正
面之西似連前幅而左右仍分列也右邊樓下有孫
相二三字左有室弋圭三字右閣下柱有王字左樓
下層七人中間有王回字左閣下柱有建字壁字左
邊有而字生字亦皆後人題之第三幅未詳所向
畫自右而左上層中列五人俱戴冠盛服右三人左
八人皆執笏侍左首四人後有小八分三行題云泰
山高令明永康元年十月廿一日敬來觀記之頗有
褒斜道碑筆意如長戟快刀互相撐拄也又闕一人
內題小字一行惟山陽二字可辨又左一人冠服立
左侍三人右侍四人又左闕下半惟左右向者五人
可見中層營帳數重皆有兵士執弓向左立又有乘
騎出帳射者帳外坐一人背題胡王二字類曹全碑
此與後幅成王相大王車確是初畫像時所刻餘俱
後來續題也胡王前有一人執笏向跪旁有甲士三
人執弓侍立後又二人相向坐中置一几各執二筋

上有物如珠餘皆作戰馬交馳戈刀擊刺狀又左一人右向坐三人反縛跪向之若鞫訊狀旁置一架插二斧縣三人頭旁有執刀立者下層畫出獵狀四人荷畢驅羣鹿一人在前似搏虎虎後一豕左三人乘車捕之一張弓一持戈又左殘闕但存五六人及簷柱形而已其後人題字則上段中幅有不侈牛字左三人內有汜字又有庾其連懼乃歸等字最左有北十里字第四幅無題第五幅在石室東開西面東向畫升鼎故事中間河道甚寬兩岸各四人曳繩岸側壘方石爲礪一舟二人一執槳坐一持竿升鼎鼎作傾側狀有足有耳左耳繫繩貫於河口植木之上穿闕板孔而出四人曳之右耳已斷其耳尚在繩端穿於石岸木上四人曳之則寬無力矣又有三舟舟各二人左右舟皆持槳閒坐惟舟中作捕魚狀礪左飛五鳥又一鳥落地一人對坐中置弩弓礪右二鳥二獸鳥有雙頭有三人頭者獸有二人頭相對有二人頭在首尾相背者其上樹花葉相交二鳥飛翔一人射之人旁題字一行云景明二年口月十二日口口口景明爲北魏宣武帝年號礪上平頂處右立二人左俯三人下層三車三馬皆無蓋右行車各

坐二人有執符者後從二人一騎一步前道三人二
騎一步又一人執版向左俯迎步道二人後題一行
云景明二年十月左邊從騎之後存一王字 第六
幅在石室西間東面西向中畫大橋有闌闌左右各
植一竿竿頂方斗各集一鳥旁有數鳥隨之上銳處
有二龍首下垂中坐一人周遶雲氣殆神佛也橋正
中一車右行顛歷一馬一人曳其繩衣冠者御者各
一人俱墮橋下河中四舟舟各二人竝舉篙向上作
救援狀舟旁羣魚繞之橋上馬前更有一無鞍馬空
行蓋兩馬駕車而逸其一也橋右三騎向左行左五
騎向右行一人執戈步從五騎中執戈者三人橋下
左邊題永建四年八分書七行字徑一寸永建漢順
帝年號題云來過此堂則堂之建立已久矣橋下石
題八分書安吉二字筆意同上亦一時所刻因見墮
車者已得救援祝其安神之義然則畫象非永建時
所刻明矣上圓堂內有後人題細字一行云山東濟
南府濟南衛衛有郭祥字濟南稱府自金始也其右
有南陽張字橋右闌有南陽字有尚字其右三騎上
有安字有泰山安德興字 第七幅在石室西間東
向橫列五層上一層二人向右一執物一兩手上舉

皆有雲氣繞之執物者右一人端坐又右左向二人
手執物右向三人舉手者左有四人右向皆執物二
層屋一楹簷口縣弧中坐一人執弓左柱內外二人
相向立在內者手執物屋左一車右行中坐一人手
執雙物如鎚其端有孔車上一索貫四星下覆車前
四人曳行又一人足一屈一伸兩手執器而吹器作
一榦八刺狀車後四人隨行內一人兩手舉盆以頭
承之盆中栽物如蘭葉一人荷物如榦餘漫滅屋之
右柱外二人執版向左立又二人手足桎梏右向其
右四人皆相向有執刀者第三第四層從左起兩車
兩馬向右並行車中各坐二人騎從步從皆二人騎
導步導皆四人又前一駝一象駝左立二人駝後立
一人象左立四人俱執物如鉤象項下繫物如筐駝
象前三人執弓步導四人騎導俱右向又前二人執
版左迎內一人首題八分書相字與前幅胡王筆意
正同此後又有執戈者四人執版者四人俱左向立
第五層中一人正立上題八分書成王二字與上層
相字同其右執笏分左右相向侍者十七人左執笏
右向侍者八人十七人之右又一人彎弓右向旁立
二童子其前一人負畢向右行又一人皆綴禽魚此

下尚微露車蓋馬蹄及廚傳雞魚影迹惜拓本未全
其第二層四人曳車下有屍日二字三層車馬前有
王塚璋日十至六字四層二人執戈前導中有先天
二年十月廿五日九字可辨五層成王左有來觀字
人字又開三人有侯泰興日興二年三月三日字
第八幅無字 第九幅中畫二車各二馬車中各坐
三人二騎前導十二騎後從有佩弓矢者有吹器者
後一騎執物似錘馬上復植一器後車前各有一飛
鳥後車前題十不二復三月等字皆後人所爲也
第十幅一車駕四馬有程有蓋鏤刻工細車坐一人
一人執轡車蓋左題曰大王車與前成王諸題同騎
從四人騎導十二人前有二人步導手各執物近車
二導騎之前有一車駕二馬一人御車廂嚙口如箕
中坐四人各相向如作樂狀車中植一柱擎物似鼓
下繫二鈴旁各立一人舉物作跳舞搗鼓狀柱端有
蓋二帶下垂此車前後亦有後人題小山上紆及來
遊等字 以上石室畫象凡十幅皆前泰安令江君
清次子鳳彝親至祠下手搨以歸并繪圖記之有未
詳者蓋偶略耳郭巨埋兒事出搜神記但據北齊隴
東王感孝頌云分財雙季獨養一親客舍凶弭兒埋

福臻則當時埋兒別有客舍弭凶之事亦不似搜神
記所言矣縣志載孝堂山上有石屋漢孝子郭巨葬
母之所感孝頌又云郭巨之墓馬鬣交阡孝子之堂
鳥翅銜阜又似指為郭巨葬所也陽曲申大令兆定
云孝堂山畫象舊說是郭巨石室案諸家金石書載
李剛魯峻武氏皆有石室畫象大都雕刻聖賢故事
及其人所歷官職如李剛刻云君為荊州刺史時魯
峻刻云祀南郊從大駕出時又云為九江太守時武
氏刻云此君車馬君為都口時君為市掾時為督郵
時皆明證也此畫象中騶騎步卒大車屬車鼓車儀
衛甚都雖無題識要非郭巨墓中應有而斬馘獻俘
覆車墮河二段亦非無謂而作覆車著戒因是古人
用心然一車兩馬騶從如雲非泛常可比意者即為
墓中人實錄未可知也元案此論甚確前幅永建題
字有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之語賢明乃感頌之辭
似非為郭巨而作後人失傳以堂近郭墓遂皆沿為
郭巨之墓耳

山左金
石志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碑高四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五分六
行行十字今在巴里坤關帝廟前

唯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

將那侯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眾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灰燭四郡之周邊竟文安振威到吧兀彌祠以表萬世

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銳下大孤筍挺立望之如石人故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

亭侯廟 金石圖

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真本多為搨手描失故真本亦往往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真本若其無描畫之迹而有失誤者則非真本牛真谷云是碑

以篆為隸然是由篆變隸之漸漢碑多如此 灰即灾字變灾為灰猶寓作厲也重刻本或譌作痰而金石圖誤因之牛氏又訛艾為又艾義乖違此其最甚者也蓋摹本既非一本如兵字之上半裴振表字之下半諸搨本往往有誤而未若牛氏所摹之尤甚耳

四郡者即所謂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延光二年尚書陳忠上疏云敦煌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是也敦煌太守本以治西域事而呼衍王在北為之犄角其在前則陽嘉四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漢發兵救之掩擊於勒山不利者即敦煌太守也其

後元嘉元年漢史士四千餘人出塞至蒲類海呼衍
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者亦敦煌太守也惟是
年雲中裴岑斬馘部眾為前後罕見之績而史顧闕
焉何也 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
塞上者遂為真也長洲顧蘆汀文鉉重刻於濟寧者
乃作立海祠蓋亦非從真本出耳

兩漢金石記

按漢自安帝以後北匈奴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
間專制西域共為寇鈔及班勇為長史破平車師西
域稍通順帝陽嘉四年春呼衍王復將二千人攻後
部破之當是時呼衍之勢日張岑能以郡兵誅之克
敵全師紀功勒石可謂不世之奇績矣而漢史不著
其事蓋其時朝多秕政妨功害能者眾而邊郡之支

簿壅于上聞故也

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

考漢書順帝永和二年二月鮮卑寇遼東護烏桓校
尉耿晷率南單于擊破之六月西域長史班勇敦煌
太守張朗討焉者尉犁危須三國破之竝無裴岑克
敵之文夫將兵克敵謀其名王厥功偉矣乃見遺於

史官功名顯晦豈非命乎

申兆定涵真閣
漢碑文字跋

按是碑在巴里坤城西北三里關帝廟前巴里坤
今已譯改為巴爾庫爾亦為巴爾庫勒於前漢為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地後漢屬伊吾盧地後魏屬蠕蠕隋屬伊吾郡後入突厥唐屬伊州伊吾縣明屬瓦刺詳見欽定西域圖志中其地西北山麓檻泉競發分爲三支匯入於巴里坤淖爾卽大漢蒲類海也碑稱永和二年爲後漢明帝十二年史傳不著其事蓋當時敦煌郡人爲裴岑建祠而立乾隆二十二年平定伊犁裘文達公奉命

按行其地親見是碑得拓本歸遂顯於世後求者頗厭戍卒模搨以爲利好事者恐其剝損刻一本以代之故近搨非真本也昶在關中門人申子兆

定重摹一本勒石碑林蒼勁幾亂真故亦爲時所愛申子又嘗重摹東漢仙集畱題字卽刻于裴岑碑陰云

仙集畱題

石高二尺五寸廣如之一行行六字又後人題字前後二行正書今在簡州逍遙山

東漢仙集

漢安元年正月十八日會仙文

畱題洞天

余於吳國華故侯家得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十二字書法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

不能也未審其石在何所亦未見他書載其事存之

以志異聞庚子銷夏記

右碑前正書東漢仙集四字另一行隸書漢安等十

二字後正書畱題詞三字按漢安為順帝年號是時

尚無正書此必勒在山崖欄壁後人增書之也碑在

簡州逍遙山石室丹竈尚有存者金石錄補

此刻惟見於關中來濬金石備考云在四川簡州逍

遙山石窟而王象之輿地碑曰於蜀碑最詳亦未之

及也漢安為順帝改元壬午之歲所謂仙友者特道

流之詞姑取以備漢隸一種爾兩漢金石記

按此碑余族弟啟焜所貽啟焜字南明由成都縣

為簡州知州嘗親至其下搗之惜石質麤劣搗不

能工然為漢人書無疑也東漢仙集畱題洞天八

字疑是宋元人所刻拓本甚清葉九苞未見天字

釋為畱題詞誤矣

北海相景君銘

碑高九尺尺廣二尺三寸一七行行三十三字額題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十二字篆書今在濟寧

州學

惟漢安三丰仲秋□□故北海相任城景

府君卒歎歎哀哉國□□寶英彥失疇列

宿虧精晚學後時于何穹蒼布命授期有生有死天寔爲之豈夫仁括收剋不遺於是故吏諸生相與論曰上世羣后莫不流光口於無窮垂芳耀於書篇身歿而行明體亡而名存或著形像於列圖或敷頌於簡弔後來訊其烈於泉叙其勲乃作誄曰伏惟明府受盾自天孝弟淵懿帥禮蹈仁相道楨藪抱淑序真晶白清方剋己治身寔深寔剛乃武乃文遵孝孝謁假階司農流惠元城興利惠民強衙改節微弱蒙恩威立澤宣化行如神帝嘉厥功授曰持命守郡益州路遐學親躬任遜讓夙宵朝廷建英忠謹辨秩東行璽追嘉錫援北海相詔城十九却鞞歸向分明好窻先已敬讓殘爲易心輕黠踰竟鷓鴣不鳴父子還養元二解廩蒙枯呂寧蓋道循息口祉已榮紛紛令儀明府體之仁義道術明府膺之黃朱紹父明府三之台輔之任明府宜之已病被徵委位致仕民口思慕遠近搔首農夫醪耒商人空市隨輦飲淚奈何

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乃困危珪璧
之質臨卒不回歎歎賈絕奄忽不違孝子
愷悻顛倒剝摧遂不克寤永潛長歸州里
鄉黨隕涕哀哀故吏物怛歎欷嗟嗟四海
痛蓋驚慟傷裏大命所期寔惟天授明王
設位明府不就臣子詎養明府弗留歎歎
哀哉

爵曰考積幽室□□□□□□□□□□
郎方再命馬將綏元二方規英槩謨至忠
信方羽衛藩屏撫萬民方□□□□□息彌
盛方宜參鼎輔堅幹楨方不允麋壽奕臣
子方仁敷海□著甘棠方□石勒銘□不
亡方

碑陰

共四列各十八行惟第四列
二行末七行行四十二字

故 中 部 督 郡 都 昌 羽 忠 字 定 公

故 門 下 督 盜 賊 劉 騰 頌 字 材 遠

故 門 下 議 史 平 昌 蔡 規 字 中 舉

故 門 下 書 佐 營 跋 孫 榮 字 班 榮

故 門 下 書 佐 淳 于 蓬 訢 字 口 成

朝廷奪我慈父去官未旬病乃困危珪璧
之質臨卒不回歎 歎 賈絕奄忽不違孝子
愷悻顛倒剝摧遂不克寤永潛長 歸州里
鄉黨隕涕哀哀故吏物怛歎 歎 臣何四海
痛蓋驚惶傷衷大命 所期寔惟天授明王
設位明府不就臣子 歎 養明府弗留歎 歎
哀哉

爾曰考積幽窆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即兮再命馬將綬元 二 兮規英槩謨至忠
信兮羽衛藩屏撫萬民兮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息彌

盛兮宜參鼎輔堅幹楨兮 不 孔麋壽奕臣
石勒銘 口不

欽字明時 正後 羊編 述 據
錄 釋 補 之



定公

故門下督盜賊 劉騰 頌 字 紉 遠
故門下議史 平昌 蔡規 字 中 舉
故門下書佐 營 跋 孫 榮 字 班 榮
故門下書佐 淳于 逢 訢 字 口 成

故騎吏劉瞽麟字敬石

故吏朱壺孫徵字武達

故吏管陵諱逸字伯踰

故吏管陵慶鴻字申口

故吏都昌呂福字孟口

故吏都昌張賜字元賜

故書佐都昌羽質字孟恂

故書佐朱壺鞠欣字君大

故書佐平壽淳于闐字久宗

故書佐管陵徐曾字曾華

故書佐都昌張彤字翔甫

故書佐淳于孫惺字元卓

故書佐管陵鍾顯字槐寶

行義劉張敏字公輔

故書佐劉乘禹字佰度

故書佐東安平闐廣字廣宗

故書佐劉紀政字屯堅

故書佐淳于孫昞字威光

故循行都昌台止暹字屯德

故循行都昌董芳字季芳

故循行營陵留芥字漢興

故循行都昌翼邈字漢久

故循行營陵是盛字護宗

故循行營陵多暹字武平

故循行營陵臨照字景耀

故循行都昌張駿字臺卿

故循行營陵淳于豈字豈成

故循行營陵顏理字中理

故循行營陵水丘郃字君石

故循行都昌呂興字在興

故書佐劄徐德字漢昌

故書佐劄姚進字元豪

故書佐劄邢鍾字元鍾

故書佐都昌張翼字元翼

故循行都昌張耽字季遠

故循行劄中香字季遠

故循行平壽徐允字伯允

故循行淳于趙尚字上卿

故循行都昌段晉字在節

故循行都昌齊晏字本子

故干營陵是遷字並達

故干營陵留效字元成

故干淳于董純字元祖

故干營陵繡良字並騰

故干朱靈吳詩字益道

故干都昌台工遷字益堅

故小吏都昌齊冰字文達

故小吏都昌張亮字元亮

行三丰服者凡八十七人

豎建厠君惟故臣吏慎終追遠諒闇沈思

守衛墳園仁綱禮備陵成宇立樹列既就

聖典有制三載已究當離墓側永懷靡既

文不可勝曰義割志乃著遺辭曰明厥意

魂靈瑕顯降普嘉祐

右漢北海相景君銘漫滅多不成文其可見者云惟

漢安二年北海相任城府君卒城下一字不可識當

為景也漢功臣景丹封櫟陽侯傳子尚尚傳子苞苞

傳子臨以無嗣絕安帝永初中鄧太后紹封苞弟遽

為監亭侯以續丹後自是而後史不復書而他景氏

亦無顯者漢安順帝年號也君卒於順帝時蓋與遽同時人也碑銘有云不永麋壽余家集錄三代古器銘有云眉壽者皆為麋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

集古錄

右漢景君碑陰按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三十人而晉書職官志州縣吏皆有循行今此碑陰載故吏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他漢碑及晉碑數有之亦與此碑陰所書同豈循脩字畫相類遂致訛謬邪碑陰又有故午營陵是遷等六人名姓莫知其為何官又台邱不見于姓氏書

惟見于此者兩人云

金石錄

右漢故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銘篆額濟州任城有景氏三碑皆不著其名字景君嘗屬司農宰元城刺益都相北海以順帝漢安二年卒其前已有誄曰其後有簡曰者亂省其乙也其文曰宜參鼎輔字書無輔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趙氏云碑陰載故吏自都昌台邱暹而下十九人皆作脩行漢隸循脩二字頗相近恐是借用爾予蓋未見也

碑以倉為蒼以深為柔以衙為

禦以醜為釋以惛為慟以麋為眉盾即質字變即戀字慰即惡字去即奔字裏即懷字爽即棄字隸釋

右碑陰三列故中部督郵故門下督盜賊故門下議

更各一人故門下書佐二人故騎吏一人故吏四人
故書佐十五人行義一人故脩行十九人故午六人
故小吏二人第三列姓名之下又云行三年服者凡
八十七人末以兩行刻四言韻語十八句循脩二字
隸法只爭一畫書碑者好奇所以從省借用趙云故
午者莫知其爲何官案百官志載郡縣吏屬自曹掾
之下有書佐有循行有幹有小史此碑故午六人在
循行小史之間隸文幹字其旁从二从干或从一从
午蓋是幹字省文婁壽碑朱爵司馬亦官名也省爵
爲時脩字皆省作攸亦此之類嗚呼三年齊斬天下

之通喪也西都以日易月羣下化之短喪廢禮薛宣
謂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睽乖異同翟方進
續母旣葬三十六日除服視事薛翟二公當時皆在
相位降及東都上下一律安帝始聽大臣二千石刺
史行三年喪不四年復斷威宗嘗聽刺史二千石行
三年喪不五年亦斷昆之碑碣司隸魯岐以母喪乞
身徙議郎則解組居廬僅行于下僚爾繁陽令楊君
上虞長度尚以叔父憂西鄂長楊弼以伯母憂思善
侯相楊著以從兄憂廣平令仲定以姊憂皆解官而
歸趙固令有兄之喪則不應司徒府之辟當其時二

千石已上不行三年之服而令長小

以下缺
隸續

趙氏謂後漢書百官志注河南尹官屬有循行一百
三十人而晉書百官志亦有循行以為循脩字畫相
類遂致譌謬予謂景君碑刻于漢而後漢書舊皆出
傳錄則以脩為循者特傳錄之誤耳趙氏不信碑本
一而信漢書且復引晉書為證殊不知晉書脩于唐其
亦曰循行蓋仍漢書之誤而云然也

金薤
琳瑯

是耶

石墨
鐫華

北海相景君銘地志不載何年所立以予考之元天
歷間幽州梁有字九思曾奉敕歷河南北錄金石刻
三萬餘通上進類其副本為二百卷曰文海英瀾于
濟得漢刻九于泗水中葛邏祿迺賢寄以詩云泗水
中流尋漢刻泰山絕頂得秦碑闔歐陽趙氏著錄斯
碑本在任城其移置于學者必天歷間矣碑辭漫漶
其陰旁右壁工以不能椎拓辭予畱南池三宿強令
拓之題名有督郵督盜賊議史書佐騎吏吏行義脩
行午小吏豎其云午者不載于續漢書百官志即趙

氏亦不知也廣韻詮邱字稱漢複姓凡四十有四引何承天姓苑漢有司隸校尉水邱岑而斯碑有脩行水邱邵營陵人又有脩行都昌台邱暹故午都昌台邱遷則在四十四姓之外亦是資異聞也已

曝書亭集

王元美曰益州部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額曰銘辭曰誄亦屬未安子按漢人碑版多不可曉如孔彪已自博陵太守遷河東太守而碑額尚題漢故博陵太守孔君碑魯峻自司隸校尉遭母憂服竟拜屯騎校尉而碑額亦題漢故司隸校尉校官碑前有誄曰後又有敘曰與此碑額曰銘辭曰誄皆莫詳其故不知

潘昂霄金石例子此云何也碑陰後有韻語一十八句中一行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聖人制禮過不及皆非所宜三年之喪惟父母用之下此以漸而殺無敢紊焉顧漢人制服多有相反者元初開始聽大臣及二千石行三年喪至建光元年復禁不許肅宗時越騎校尉祖郁以母憂乞身詔公卿議皆以郁身為名儒學者之宗可許之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焉為太子太傅以母憂自乞聽以大夫行喪是三年之喪固不得盡人行之矣而繁陽令楊君則以叔父薨去官荊州刺史度尚以從父憂去官邵陽令曹

全以同產弟憂去官則又何也且更可異者三年之喪在位卿大夫不得致之于親而故吏故民又往往用之于其長如此碑云行三年服者八十七人費鳳之故吏戚忠縵麻扶杖魏元丕之故吏嚴較等不遠萬里斷制縗裳高頤之臣吏黎庶縗絰墳側其越禮過情有如此者

金石錄

右景君碑誅後亂曰宜參鼎輔洪氏云字書無輔字當作拂解按漢隸多通用如紱亦作紉此輔字應作輒鄭氏曰山行曰輒取封土爲山之象以祭神道也蓋喻景君之德望重如鼎高如山宜參云者應在台鼎之位樊敏碑模楷後生宜參鼎鉉者是也按孝景將侯王氏修侯犯色師古曰脩音條地理志勃海郡脩市應劭曰脩音條脩條字畫相類亦致訛謬則循脩二字其因字畫傳寫之誤無疑兩漢官制郡國屬吏無名午者河南尹員吏有百石卒吏二百五十人碑稱故吏列于書佐後者卽此卒吏或謂午字乃卒字之訛予曾至景君碑下詳審午字竝無剝文金薤琳瑯釋此碑陰姓名遺行義劇張敏字公輔故書佐劇下二字疑字伯度而台邱遷則誤爲呂立遷何也韓勅碑有行義掾不知爲何官不稱故者惟敏耳古人

命官多因前代表志或緣其名或用其義因憶前書
註漢官典儀職云刺史周行郡國以六條問事安知
不以條行爲官名其職主于察治耶條侯條市皆訛
爲脩則此或從條字而訛未可知也趙氏以台邱爲
複姓之奇碑又有水邱郎字君石其姓亦僅見耳

後錄

碑文以麋爲眉以倉爲蒼以深爲柔以醴爲釋以輶
爲拂皆古字畫之通其以衙爲禦則古字音之通也
有誅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碑陰一通見於趙德
夫所著錄而洪文惠公未之見乃子家三本皆有之

蓋舊搨之完善者

全祖望鮪
埼亭集

碑雖漫漶計其闕者二十三字耳而歐陽公遽以爲
漫滅多不成文其名氏邑里官闕皆不可考不知碑
實無其名氏邑里非因闕泐所致也 是碑前以歛
獻爲嗚呼後又以獻歛連文亦其一證 碑陰人名

淳于閻淳于登之淳于皆姓也淳于逢訢淳于孫悝

淳于孫晁淳于趙尚淳于董純之淳于皆縣名也後

漢書郡國志北海國有淳于永元九年復 碑陰人

名之邑凡八劇營陵平壽都昌淳于平昌朱虛東安

平皆隸北海國者也 百官志注漢官曰諸縣有書

佐有循行有幹有小史書佐幹主文書者也王文簡池北偶談乃引都元敬謂當信碑本以正漢書之誤是不知漢隸脩循二字通用也故午二字朱竹垞與王文簡皆不曉其義池北偶談至以為卑隸賤役之屬尤誤矣且其所以不曉者乃尤在不知隸法干支已午字未有作午者耳碑陰隸釋無之其載於隸續者闕字尤多今以石本補數字所闕不甚多矣後文豎建下洪闕二字其上一字或作虎非也似是書字書說文音余律切所以書也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从聿一聲其下一字或是岩字然此二字尚未可臆斷要之此二字者上言筆之于書下言

銘之于石也大意如此兩漢金石記

右北海相景君碑王元美云益州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予案漢時有益州又有益州郡郡有太守州有刺史刺史治廣漢郡之雒縣而太守自治滇池蜀漢建興三年始改益州郡曰建寧避州郡同名也此碑額題益州太守而銘稱守郡益州其為太守非刺史明矣元美於史學未甚究心故有此失洪文惠謂景君嘗刺益部亦偶誤也銘辭云宜參鼎輔洪氏謂字書無輔字當是借作拂取輔拂之義案紱冕之紱古

書或作紼此鼎鞮當取朱紱之義而以鞮代紼爾
碑陰題名凡五十四人而下云行三年服者凡八十
七人則故吏之行服而不列名碑陰者尚多也碑末
云諒闇沈思又云陵成宇立諒闇卽亮陰似非臣下
可用而稱墓爲陵亦後世所宜回避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北海相景君碑上銳下方穿居其中按此碑雖甚殘
缺然以今日洗石精拓之本與隸釋校勘細玩影迹
所不辨者十數字而已亂曰碑文作爾或云辭字周
牧敦銘辭字作爾不加辛碑蓋仿此字原以此字爲
辭又以爲亂隸釋則專釋爲亂从說文爲讀若亂也

銘內恩彌下是盛字幹禎上是堅字又仁毅海代諸
家皆釋爲海外今按碑確是代字卽岱之省文也碑
陰列臣吏姓名五十四人惟行義一人上無故字未
曉何義後二行紀立碑之事亦作韻語三載下是已
究二字不獨碑跡顯然義亦可通究終也謂衛墳三
載則守制已終當離墓側也兩漢金石記釋爲五究
乃沿張力臣之誤耳山左金石志

按後漢書列傳宗室四王齊武王縝子興建武二
年初封爲魯王嗣光武兄仲二十八年徙封爲北
海王此北海受封之始也興傳子睦睦傳子基立

十四年薨無子永元二年封睦庶子威為北海王
奉睦後立七年坐誹謗自殺永初元年封睦孫普
為北海王立七年薨子翼嗣立十四年薨子康王
嗣無後建安十一年國除景君之卒在漢安二年
則為北海相正在康王嗣立之十餘年矣康王在
位傳不詳其幾何年要之至建安而後國除此時
與尚屬康王之日也漢制皇子封王其郡為國每置
劍傅一人相一人皆二千石相如太守中興以來每
國置相一人其秩各如本縣主治民如令長不臣
也景君此時正居此職碑陰午即干字干即幹字

後漢書百官志河南尹官屬循行之下有幹小史
二百三十一人此碑故午在循行之後小史之前
其為幹字無疑西狹頌乃刊斯石馮緄碑刊石表
續祝睦後碑刊勒金石刊字左旁皆作午此午即
干字之証也鄭季宣碑陰有直事干四人即直事
幹也司馬整碑陰有諸曹干十三人即諸曹幹也
詩云公侯干城釋文去干音幹廣雅甲乙為幹寅
卯為支史記歷書作干支古蓋省為干惟韓勅後
碑魯相門下幹則直書作幹矣金石錄所載學生
題名有幹江陽趙
嵩是東晉以後又雷岑字漢興隸續及漢隸字原
尚存此官名

皆釋作岑昶謂此乃赤字漢尚赤故名赤而字漢
興赤本作交說文从大从火碑則變大為火變火

為小耳

碑又以核為岑以竟為境
說文無境字經典通用竟

昔三公

碑出同

于字

其為

二百

八

金石錄卷七終

